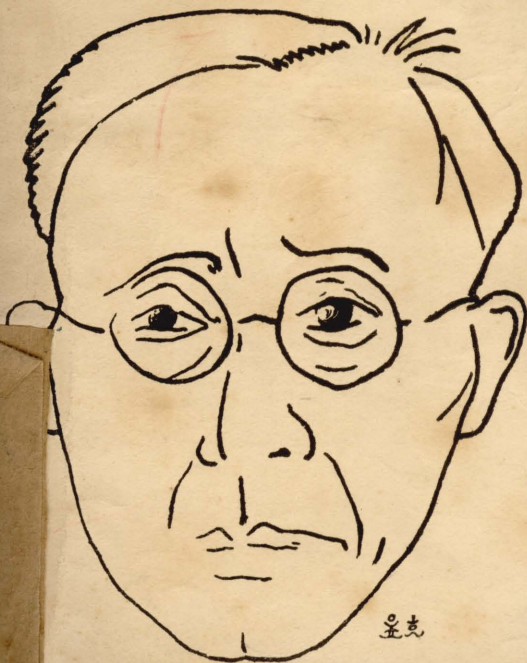


第二文學叢書

# 蹄豕

郭沫若



分類  
及  
上  
下  
卷

南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578B

家驥購此書於三五五十二人和書局



贈給子竹園室

可宗良 38年7月

不二文學叢書

豕 蹄

郭沫若著



~~280017~~

上海不二書店出版

# 目 次

## 序

### 獻 詩

孔夫子吃飯.....	1—4
孟夫子出妻.....	5—14
秦始皇將死.....	15—24
楚霸王自殺.....	25—44
司馬遷發憤.....	45—56
賈長沙痛哭.....	57—70

### 自 敘 傳

一 初出夔門.....	71—80
二 幻滅的北征.....	81—92
三 北京城頭的月.....	93—104
四 世間最難得者.....	105—113
五 樂園外的蘋果.....	126—126

後 記.....	127
----------	-----

序

『典型論』的聲浪近來唱得頗高，典型創造在和造形美術(繪畫·雕塑·建築)相近的小說倒不失爲是重要的節目，但有人認之爲『藝術的本質』，那似乎是有點『逐鹿而不見山』。典型創造在小說的範圍內倒並不是怎樣神祕的事情，任何小說家在描寫刻畫他的人物上都在創造他的典型，問題只在他所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否成功，而成功的典型創造是應該採取怎樣的方法和具備怎樣的條件。

大抵典型創造的過程是應該以客觀的典型人物爲核心，而加以作家的藝術的淘汰，於平常的部分加以控制，於特徵的部分加以誇張，結果便可以造出比客觀所有的典型人物更爲典型的人物。人是有種種不同的氣質的，近代的心理學家大別之爲內向性與外向性。粗枝大葉地說來，內向性的人，體格是瘦削，精神是孤獨，愛馳騁玄想，宗教的狂信徒及早疾性痴呆

是這種人物的典型；外向性的人，體格是博大，精神是豁達，富於社交性，成功的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及燥鬱狂是這種人物的典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孔子一定博大，孟子一定瘦削，秦始皇一定是內向性，楚項羽一定是外向性。先天氣質得到適當的後天的境遇，便可以成功為各該社會層的典型。這種人物自然會引起藝術家的注意，他在有心或無心之間便要把他拿來做自己的模範。客觀的典型人物之『典型度』要看氣質與境遇之相成的關係如何，兩者如有最適當的相成關係，則可以產出最完全的典型。作家如能選擇得最完全的典型而加以忠實的刻畫，這種再現及其成果也不失其為是高級的藝術或藝術品。但客觀的完全的典型是罕有的，在這兒便需要作家積極的活動，作家要憑其藝術的淘汰，以創造出最典型的人物來。要遂行這種任務所課於作家的努力是很大的，他須得要有相當的關係於人的生理與心理的各種學識，他須得要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或關於考證的學識。譬如要創造宗教上的狂信者而把他想像成爲肥壯大漢，那是最大的悖謬。又譬如要描寫燥鬱狂而把他想像成爲瘦子，那也是不懂得精神病學的『人之初』的。

關於人物之先天的(生理的,心理的)與後天的(社會的,



職業的)各種特徵之抽出與綜合,自然是典型創造的祕訣。然而這抽出與綜合過程總須得遵循着科學的律令。近世科學的發達便宜了作家不少,往時的作家全憑自己的經驗在暗中摸索,我們却有科學的明燈照着去掘發而積聚人性的寶藏。近代作家多是學過醫的人,這個事實替我們解釋了好些文藝創造過程的祕密。

我這兒所收的幾篇說不上典型的創造,我只是被火迫着在做『速寫』,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釋和對於現世的諷諭,努力是太不足了。我自己本來是有點歷史癖和考證癖的人,在這個集子之前我也做過不少的以史事為題材的東西,但我相信聰明的讀者,他會知道我始終是站在科學的現實的立場的。我是利用我的科學的智識對於歷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釋或翻案,我始終是寫實主義者。我所描畫的一些古人的面貌,我在事前是盡了客觀的檢點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其真容,我並不是故意要把他們漫畫化或者胡亂地在他們臉上塗些污跡。任意污穢古人比任意污穢今人的還要下等。古人是不能說話的了,對於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黃,是最無恥的勾當。但如古人的面貌早是經歪曲,或者本是好人而被歪曲成爲了惡者,或者本是無賴而被粉飾成爲了英雄,那作者爲『求真』的信念所迫,他

的筆是要取着反叛的途徑的。譬如孔子吧。孔子是『道貫古今』的大聖人，這個觀念已經比任何銅像鐵像都還要堅固。然而想到孔子也還是人，過分莊嚴化覺得是有點違背真實。墨子的非儒篇本來揭發有好些孔子的陰私，莊子裏面也有好些處調皮孔子的地方，有些如盜跖篇之類更明明是寓言，這些爲門戶之見所囿的揭發的調皮，事實上也有點令人難於相信。但是如呂氏春秋的審分覽任數篇中的吃飯的故事，我相信是一定有所根據的。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黎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這段故事既不類有心的揭發，也不類任意的調皮，這把孔子的面貌我覺得是傳得最爲正確的。孔子是領袖意識相當旺盛的聖人，拿現存的一些領袖意識旺盛的人物來對照一下，像這種程度的『雄猜』，原是家常茶飯事的。

以諷諭爲職志的作品總要有充分的嚴肅性才能收諷諭的效果。所謂嚴肅性也就是要有現實的立場，客觀的根據，科學的性質，不可任意賣弄作者的聰明。尤其是取材於史事，是應該有歷史的限制的。以史事來諷諭今事，其根據是在人的氣質與人的典型於今古之間無大差異，只要把古人寫得逼真便可以反映出與此同一氣質同一典型的今人的面目。今事的歷程自然可以作爲重現古事的線索，事實上諷諭的性質本是先欲刺今而後借鑑於古的，但不能太露骨，弄到時代錯誤的程度。時代錯誤的巧妙的玩弄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便是滑稽，但玩弄得不大巧妙時是足以令人鬻蹙。我自己是在盡力避免着這種毛病的，但因努力不足，只是一些『速寫』的結果，古人的面貌寫得不甚逼真，充分的諷諭的效果恐怕也是難於收得到的吧。

我自己恨我沒有相當的物質上的餘裕，即是沒有從事創作的靜閑時間，我假如有得充分的時間，單是『賈長沙』那個典型，我覺得是可以寫成所謂『雄篇大作』的。他的悲劇最和我們現今的情形相近。但在目前我只能以這些『速寫』而滿足了，而且這些『速寫』我還不得不感謝好些催促我，鼓勵我的比我年青的一些朋友。這些作品都是被他們催出來的，有

## 序

些甚至是坐債，如孔夫子與賈長沙二篇便是。假如沒有他們的催生，我相信就連這些速寫都是會流產的。十年以來，因為政治上的秦始皇主義，文壇上的門羅主義，出版家的打劫主義，使我這素來的號稱多產的一個人竟然化成了石女。有些人在責備我的石女化，而他們却忘記了招致了這石女化的原因。石女化了的作家不止我一個，政治上的影響，自然要算是重大的原因，然而文壇上的羅門主義與出版家的打劫主義，實在是不可看脫而且容易看脫的禍根。它們進行得很巧妙，藉着政治上的口實為烟幕便把自己的惡跡隱藏下去了。國內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稱之為『文化強盜』，他們榨取作家的血汗，讀者的金錢，以肥滿自己的獸慾。把我自己來做例吧，我以前寫出的東西已經不少，而且也相當受着讀者歡迎，然而在最近的幾年間我是一個銅板的版稅都沒有進過的。把作者的著作權，版權，任意蹂躪，私相授受，甚至連作者的原稿都霸佔着既不出版，又不退還，這種無恥的行爲怕是只有中國才有。作者的人權沒有保障，作者相互間的連絡戰線也完全缺如。過於熾烈的作家們的俱樂部主義與個人意識，妨害着了這種連絡戰線的產生，大家都在爭奪出版處，『有奶便是娘』，於是便生出了在文化強盜的頤使之下做文化運動的滑稽現象。

這種滑稽和所謂『官民合辦』其實是魯衛之政。在這兒凡是真正擁護文化的人，只好期望着作家的覺醒。就和勞動的覺醒與團結是遂行勞動者解放乃至人類解放的道路一樣，作家的覺醒與團結也正是遂行文化創造的大道。

最後讓我來解釋一下本書命名的意義吧。本書所收的東西都是取材於史事而形式有點像法國的『空托』(Conte)，我起初便想命名之為『史題空托』。但覺得四字題太累贅，便想縮短為『史題』，又想音變而為『史蒂』。最後因為想到要把這個集子獻給我的一位朋友，一匹可尊敬的螞蟻，於是由這螞蟻的聯想，便決心採用了目前的這個名目——『豕蹄』。這個名目我覺得再合口胃也沒有，而且是象徵着這樣作品的性質的，這些只是皮包骨頭的東西們，只要火候十足，倒也不失為很平民的家常菜。但我已經告白過，都只是一些『速寫』，火候怕是說不上來的。本來也還想多寫一些，但就因為這樣的關係怕使讀者食傷，僅僅成了半打便告了終結。

插畫是黃鼎與魏孟克兩君畫的，新文字是李柯君譯的；他們加上了這些新鮮的作料促進了這些火候不足的豬蹄化的消化，這是當得十分感謝的事情。

獻 詩

——給 C. F.——

這半打豕蹄

獻給一匹螞蟻

在好些勇士

正熱心地

吶喊而又搖旗

把他們自己

塑成爲雪 漢的

春季

那匹螞蟻

和着一大羣螞蟻

在綿邈的沙漠

無聲無息

砌壘

AIPOTU

(1936. V. 27.)

孔夫子吃飯





孔夫子和他的門徒們困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唯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裏睡着。

他們在七天前初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難耐，有幾位弟子便滿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香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為當地的農民所包圍着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爾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為他們是夥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膽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為沒有膽量，因為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毫沒中用了。

## 孔夫子吃飯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還能動的人實在就只剩下一個顏回了。

顏回究竟不媿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還在睡覺的時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來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為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誠。

純樸的農民究竟是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愚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以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才曉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赦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同學們吃。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真真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福，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夫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錯，他這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是有天老爺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幾塊石頭來做成灶孔，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

肚子餓久了的人，頓時吃硬飯是不行的。

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幾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的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吃。

這樣淡薄的焦愁，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株大樹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開了來，但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拈了兩指的飯來送進口裏。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團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拈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存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僞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才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食要先敬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為我的父親獻祭罷。』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

『爲什麼不好拿來敬神？』

『我聽先生說過「粢盛必潔」，今天的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

『爲甚不乾淨呢？』

『剛才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煙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我的指頭也燙了，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

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啊哦』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

『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上你的。』

他說了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一遍。

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良心的苛責。但他同時更感受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慰，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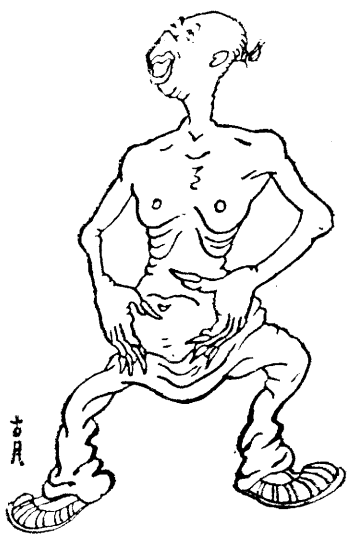
——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草此。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

## 孟夫子出妻

作者白：這篇東西是從荀子解詁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壞身體的敗，不是妻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一向為後世的儒者所淹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是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位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爲『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鷄公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包裹着了的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 孟夫子出妻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她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她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她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她，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腳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面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

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提醒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子和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甌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却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所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要發揮些貴族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盛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屋裏面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遞木盤時也要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到也簡單，是一杯魚羹，一碟薑片，一盤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瀟灑的菜。然而菜雖瀟灑，而孟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一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

## 孟夫子出妻

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愛撫我們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惜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夫子立志要爲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却不能夠不動。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禮節跪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實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祕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縛束一樣，一點也動顫不得。

——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你的弟子啦！

——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復着叫。

當他快要把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

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你下廚房裏面去，盛飯讓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行了一個禮，把甌移近他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發作却没有因此而被解消：因為她所留下的氤氳在她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臭覺上作用起來。無論碗盞，飯甌，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筷，一切有他夫人的氣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痒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碗筷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喲，孔夫子喲，你提挈我，提挈我！我一定要做你的弟子。我知道，你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你的兒子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你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我今天就得以和我的夫人斷絕關係，使我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碗筷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看他，不料跑到隣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她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還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抬起頭來。

## 孟夫子出妻

『先生，你怎麼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地方，躊躇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抬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你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返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你請饒恕我，我轉來的時候聽見先生又在禱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響回答不出來。

『先生，你不要把我看成你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是會不方便的。……先生，你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沉默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時是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得兼，他是想舍老婆而

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委實可憐了起來，他向她動了一番母性愛，覺得那個聖賢非由她產生出來不可。她是決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你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你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你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下。

『那嗎，我好撒下去。』

夫人說了行了一次禮，把飯甌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老早地輕解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慚愧了起來。他一覺得慚愧，便感着了一個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墊底的。

## 孟夫子出妻

他低回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轉環。

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却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她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鼻端來，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她看見孟夫子在捧着她的圍腰，她連忙的說：

『先生，你用不着親自下灶啦。我剛才打背道向萬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關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孟子就像一個乖覺的小孩子做錯了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你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她的兩手。

孟夫人趕快把他纏扶了起來，她那雙黑耀石般的眼睛，加上了一番潤濕的光明。

『不，我多謝你，先生是天下的師表，不是我一人所能私

有的。我留在這兒，於先生沒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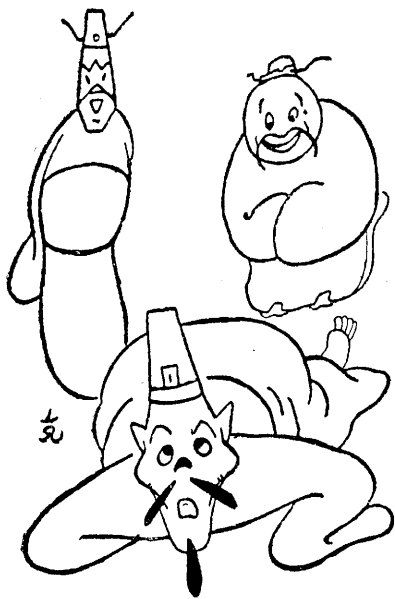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得他的夫人，好像比孔夫子還要偉大。孔夫子能夠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是的，不言而行，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遠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萬章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心中已經醞釀着了率領着萬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劃。

(一九三五，八·六。)



秦始皇將死



此页无页码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車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琅邪和芝罘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舊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有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註一）盛着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歡的仙真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胸部和鷺鳥一樣，聲音和豺狼一樣。（註二）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到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

---

（註一）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為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 秦始皇將死

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因爲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透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了嗜殺的暴虐性；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真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濺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到也沒有人驚惶，大家反覺得只有這一刻時候才得到自由的一樣，含着冷冷的微笑，把下頤向上點着作招呼，意思是說：羊兒瘋又發作了。

他們把冰塊收拾了，把失了意識的秦始皇扶着，不一會也就渡過了黃河。

平常每發作一次，大抵只有得兩刻工夫便可以恢復，恢復之後就和一覺醒來的一樣，到也沒有什麼異狀，然而這回的發

---

(註二)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

，豺聲」，第三項今稱雞胸，是軟骨症 (Rachitis) 的特徵。

作却有不同。在船抵了岸，更停了三刻工夫他才醒了轉來，醒後總是嘔吐，訴說着頭痛暈眩，發燒。

同路當然是有一批御醫的。那些騙鬼的醫生，甲走來講了一篇陰陽五行，乙走來講了一篇大魚爲祟，丙要治標，丁要治本，鬧得一個烏烟瘴氣，但他們所一致着的是教秦始皇休息下來調治，不要再趕着歸路。然而秦始皇却沒有聽他們的話，他命令宦者們把他扶上了溫涼車，叫一行人兼程地前進，從此以後他就沒有下過車來一步了。

他睡在車上被搖動着，頭愈痛得劇烈，嘔吐愈見地頻繁，熱候愈見地增高，他自己感覺到了這一次會再沒有命活，以剛復自用的他，公然暗暗地吞起了眼淚來。說也奇怪，這眼淚似乎浸潤了他那槁暴的良心，竟有類似懺悔的想念在痛得要命的腦筋中徂徠起來了。

——我自己完全是一位有殘疾的不值半文錢的庸人。我全靠我父親的本領得到了秦人的基業，才做到了皇帝。我即王立的時候僅僅十三歲，不是有我父親做了十幾年的相邦，（註三）招集了天下的賢士，充足了秦國的兵食，我那兒就能夠兼并天下？但我叫我的父親自己毒死了！

---

（註三） 相邦即相國，因漢人避劉邦的諱，才改邦爲國。

他這時的心目中的父親便是他的真正的父親呂不韋，是他在即位後的第十二年上所賜死了的。死後已經二十五年，他偶偶也有想到他來的時候，但總是懷着忿恨，覺得他是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惡人，姦了他的母親，還想篡他的王位。這回這樣地懷起了他的恩德來，却要算是第一次。

——我的母親本來是我父親的愛人，是有權勢的人（他是指的他的嗣父秦莊襄王）替他奪了的。父親後來又要和母親發生關係，這本來是正當的。我爲甚麼要妨害他們，甚且把我兩個同父同母的胞弟活活地拋出宮牆外碰死了？可憐還有那位嫪毐，他本來是宦者出身，是不通人道的，我因爲不好說那兩位兄弟是我父親的兒子，我便誣枉着他，硬說是他的，把他逼反了，殺了，還連累了好些人。……

——唉，最該死的要算是我的焚書坑儒，我燒毀了百家的書，一次活埋了四百六十幾個人，我想來統一思想，想天下的人都要對我心悅誠服，其實我真是一位大傻瓜。思想那里是用暴力可以統一得起來的呢？天下的人都在向我側目，連我左右的人幾時要謀害我都是難以保定的。天下的人不是都在咒我死嗎？不是都在咒我死了之後便國破家亡嗎？我的統制的效果是在那里呢？只弄得一朝的人都是講陰陽五行神仙妖異的方

士，他們成羣結黨的來欺騙我。……最混蛋的是那個李斯，焚書坑儒這兩項亙古不能洗刷的蠢事都是他教唆我幹的，幹了的罪名樂得我來承擔，而他自己仍然帶着一個周公，孔子的面孔。媽的，我真是蠢啦，我真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條大黃瓜啦！……

——假使我的父親（呂不韋）不死，他是絕不會讓我做出那兩件蠢事的；更假使我早死得幾年我也不會幹出那樣的蠢事，贏得一個千秋萬歲的罵名。我知道天下的人都在罵我；我一死，天下便會動亂起來，千秋萬歲後的人也都會罵我。我相信千秋萬歲後決不會再有我這樣的一個傻瓜，來幹統制思想的這樣的蠢事。媽的，天下的書你那里燒得完，天下的思想家你那里活埋得完呢？就燒完了，活埋完了，你又有什麼？你樂得做一羣鬼方士們的傀儡！呵，媽的，那狗彘不如的李斯，我怎麼沒有叫他早死？媽的，我彘狗不如的呂政，我怎麼沒早死幾年呢？

——李斯那東西，他勾結起一些方士來騙我，裝着一個忠誠的樣子，誰知道他懷的是什麼鬼胎？我的大兒扶蘇早就勸我疏遠他，但我反聽了他的話把扶蘇遣去戍邊去了，把蒙恬疏遠了起來，十幾年都沒有讓他回朝。在二十幾年前還殺死了一位

## 秦始皇將死

偉大的學者韓非，也是李斯那狗子教唆我的。媽的，如今有良心的人都離開了我，剩下的都是他的一派狐羣狗黨。我現在危在旦夕，我知道他們是在幹些什麼鬼事呢？……

本來人在患着熱症的時候，大抵是要起一種『喜坡哄屈里亞』(Hypochondria)的現象的，便是神經過敏，過分的猜疑，把自己的病症看得很重，覺得是死到了臨頭的一樣。秦始皇睡在溫涼車中，在他有熱候的腦子裏所往來着的這些想念，要說是和這種現象相當也未嘗不可，但他的病症的確是很沉重。看他前後所起的徵候，很可以安心地下一個徵斷：是『結核性的腦膜炎』(Meningitistuberculosa)。他在巡遊的途中早就消瘦得很厲害，血色也不好，時常便閉，特別是睡眠不能安穩，時常夢見些海產的怪獸怪魚來和他打戰。結核菌早就是侵犯了他的本來是不健全的腦膜的，不幸他在渡平原津的時候又有羊兒瘋的發作，而頭又跌打在了青銅冰鑑上，大腦與腦膜和前頭骨生了衝擊，結核菌的威勢乘着這外傷便突然地急進了起來。這是不治的病，大約在兩三禮拜之內便要死，秦始皇實在是得到了這死的預感了。

在頭一兩天，熱度雖然高，但意識還清醒，李斯趙高等雖然屢次勸他息下來在途中將養，但他沒有聽從他們的話，他仍



然是叫人兼程前進，連夜間都不準休息。他的目的是想早趕到咸陽把扶蘇召回來付以後事。他曉得扶蘇一回來一定是要除去李斯這一批人的。但在第三天的清早，意識便有點昏蒙起來了。他更預感到他會趕不到咸陽便要丟命。他便背開了人，自己親筆寫了一封木簡的手詔給他的長子扶蘇：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不幸歸途疾發，今命在旦夕，其以兵屬蒙恬 與喪會咸陽而葬。』

連丞相李斯都沒有讓他知道，只叫管符璽事的趙高把木簡拴好了，蓋上了封泥，趕快派專使送到上郡去。從此以後他便陷入於昏睡狀態裏去了。

熱度照常是高，在車上滾來滾去地睡不安穩，頸子是硬直着的，牙齒不斷地踞着，兩個膝拐彎起來總是沒有拉直過。殺人如麻，威加海內的這位混世大魔王，到了這田地也委實可憐。他時而好像安靜得一下，但時而又突然發出嘆語來。

——父親，父親，你饒了我，你饒了我。……啊，燕太子丹，荊軻，田將軍。你們把頭首頂在你的頸上去罷，不要那樣駭人。……兩位小兄弟，你們口裏爲甚麼流血？呵，鼻子裏也在流血啦，眼睛也在流血啦，怪可憐的。是誰把你們打傷了？呵，你們的腦袋子是破了的，腦漿子也在流呵，怪可憐的。你們……你

## 秦始皇將死

們不要一次那樣多的人湧來打我啦，哦，你們有四百六十幾個！……你們怪不得我，你們去找李斯，你們去找李斯。……你們要放火？要燒阿房宮？要燒死我？趕快把你們手中燃着的竹簡息掉罷，那不是書嗎？……你們怎樣要拿來燒了？那不是書嗎？……

像這樣沒有連絡的一些囁語，使一些親幸的宦者們個個都害怕不願意和他同車。在第四天上他們率性各自乘了幾乘車在前後左右跟着，讓秦始皇一個人在那溫涼車裏癱着。

秦始皇就這樣在半死半活的狀態中被人遺棄着的時候，他所預感着的陰謀在李斯趙高之間却活躍了起來。趙高把始皇寫給扶蘇的手詔扼着沒有發出，他主張立胡亥，便和李斯串通起來，把那詔書的內容完全改換了。

『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可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月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

他們在這通假詔上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秦始皇名政，秦人

連『正』字都要避諱，正月是改稱『端月』，他們却用了『匡正』這個動詞，故意來犯諱，表示是秦始皇自己的口氣，使扶蘇和蒙恬不得懷疑。他們把詔書改了，但也不敢立地發出，怕的秦始皇萬一會恢復轉來。他們照常是晝夜兼程着，在晝間要打間的時候，總要去看秦始皇一次。起初看見他時常在痙攣的狀態中，但到第五天來呈出了麻痺狀態了。身體的痙攣緩和了下來，嚶語也不發了，眼睛是凝着的，身子是癱着的，除掉鼻孔下微微有點不整的氣息之外，和一條死屍全無差別。烏鴉對於屍臭特別敏感，在人未死的前幾天它們早就要聞着。每逢秦始皇的溫涼車一停，總和李斯趙高要來看秦始皇的死活一樣，烏鴉也時而飛來在他的車頂上盤旋。烏鴉的叫聲和李斯們心中的笑聲是唱和着的。

就那樣在第五天的夜裏趕到了沙丘（今河北平鄉），大家都趕得很疲乏了，以為縱橫秦始皇是沒有知覺的，便不約而同地主張在沙丘過夜。

在沙丘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李斯和趙高兩人跑去把溫涼車打開來，看見始皇的右耳流着黑血，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硬得來和石頭一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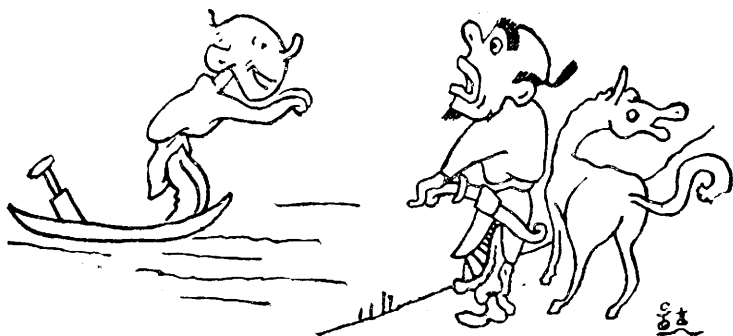
結核性的腦膜炎論理是要支持三兩禮拜的，但秦始皇為

### 秦始皇將死

什麼那樣早死了，除胡亥一個人而外，連李斯趙高都不知道。不用說當時也沒有人驗屍，自然更說不到屍體解剖。假如是在現代，解剖的小刀是可以發現出秦始皇的右耳裏面有一條三寸長的鐵釘的。

(一九三五·九·二四。)

楚霸王自殺



連日的大雪把烏江浦附近的江岸化成了一片體白。對岸的牛渚山白壁山一帶，也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新生的清早的太陽。

四處都沒有人跡，連飛鳥也不見一隻。

周圍的村落因近來的戰事都被人逃光了，耳目所及的分野內看不出一株炊煙，聽不出一句鷄鳴。

未向那白雪表示降服的就只有毫無倦意的長江和天上的太陽了。

長江滔滔蕩蕩地鼓着他的血樣的水，流着。在他沈毅的聲浪中，對於兩岸的白雪似乎在說：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裡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矜驕的意氣，只圖鞏固着

## 楚霸王自殺

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突然，從西北角上隱隱地起了一片聲息，有點像是從大海的中心不斷地向着岸頭湧來的海浪，不斷的湧來，湧來，聲音逐漸地高，逐漸地明起來了。

是一片雜亂的馬蹄聲。

這馬蹄的浪子終竟湧到了江邊，人和馬都現出了視野來。一共是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人的鼻孔和馬的鼻孔都猛烈地呼着白色的氣柱，雪花在馬蹄下蹴得亂飛。

爲首的是一位大漢，騎着一匹青白的馬。其它的二十六個人，雖然稍有遜色，也大抵是些雄壯的男子，騎的馬有黃的，青的，白的，黑的，斑的，各色都有。他們各人都戴着黑盔，披着黑甲，腳上穿着芒鞋，右手拿着一條有紅纓的長矛，左手一個圭形而有虎頭紋的銅盾。除掉芒鞋之外，一切的東西都有久經血戰的烙印。

他們拚命地跑着，真像浪花一樣，一湧到江邊來，便停止着，回旋着，潰散了。黑色的人和雜色的馬散亂在江邊，就像潮退後的雜色的海苔和蚌壳。

他們的來勢雖然猛，但一下了馬來之後，人和馬的情形都



是很狼狽的。二十七個人和二十七匹馬沒有受傷的，幾乎沒有。有幾匹馬等騎者一下馬來便向雪堆着的石磧上倒下去了，看那情形並不是要去擦背，而是去就他們的長眠。有幾個人似乎腳上受了傷，站不穩，下馬後便把銅盾拋在地上坐着，或則兩隻手把矛桿柱着。其中又有一個更把盾和矛都拋了，踉蹌地走到江邊，伏着想喝水，但伏着便不能爬起來，就像一條死尸一樣，不動。

爲首的那位高長大漢，有七尺長的光景，算是一羣人中的最倔強者，他的馬也和它的主人相趁。馬像是恨那眼前的長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斷地把前蹄在石磧上蹴，噴着白色的蒸氣不斷地嘶風。它的主人下了馬後，立在馬旁面着長江不動了一會。他接着把長矛豎在石磧上，把銅盾放在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鐵盔解了下來，在銅盾上放着。頭上露着一個濃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臉下繞着一簇短短的黑鬚。頰上受着有兩處傷，帶着兩條黑色的血斑和鬚鬚混淆着。看他那年紀是只有三十歲的光景。

大漢把兩個眼仁在充斥着血的內眼角上對着，忿恨地把長江睥睨了一下，又向同行的人睥睨了一下。

但除嘶風的馬而外，大家都沒有作聲。

不一會，從近旁的小港裏，有打槳的聲音。

倔強的大漢驚竦了一下，他的兩手把左邊的側腹所掛着的玉飾劍按着了。

港裏划出了一隻沒篷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中年人，雖然也打扮着船家模樣，但他的風貌却和尋常的船家不同。他的面貌清曠，在廣寬的額下一雙眼睛含着智的光輝。

他一直沿着江邊，把船撐到了倔強大漢的面前，碰着了。他在船頭立着，向着大漢打拱。

——『大王，』划船者叫着：『我相信我不會錯，你一定就是我們的西楚霸王。你快請上船來吧。後面的追兵恐怕快會到了。』

被稱爲『大王』的那位倔強大漢，原來就是自號爲『西楚霸王』的項羽，他那緊張着的面孔愈見有不可掩的驚疑的神氣。

——『你是誰？』沉宏的聲音向船上問。

——『我是這烏江的亭長，姓名隨後再說吧。這兒烏江的人早都逃乾淨了，上下都沒有船隻，就只有這一隻小船。昨晚你們到了鎮上，我便趁夜弄了這隻船來，打掃好了，在這兒等

你。你快請上船吧，你們昨晚是不該在鎮上過夜的。』

楚霸王依舊驚疑着。他本來是一位木強的人，但因為打了敗戰以來的經驗却使他聰明了好些。他自從由垓下（在今安徽靈璧縣東南）敗退了下來，趕了兩天一夜趕到了陰陵（安徽定遠縣西北六十里）的時候，迷失了路徑。他問了一位田父，田父騙了他，叫他向西走。朝西走去，才走到了一處大澤，無路可通，終竟為漢兵所追上，格殺了一陣，弄得來手下的隊伍只剩下了二十八騎。他從那兒又折回東走，走到了東城（定遠縣東南），又為漢兵所追及，格殺一陣又失掉了兩騎。他帶着二十六騎從東城南竄，冒着大雪趕了兩天，又才趕到了這烏江。沿途的村落都是逃光了的，他們在路上只好任意闖進人家去揀了些現存的糧食來吃。他們又都受了傷，實在是有點筋疲力盡了。現在，在楚霸王心中所恨的，與其是漢王劉邦，寧是那陰陵的田父，寧是那沿途逃走了不肯釐盞漿來迎接他的居民，寧是那看見他敗走着還要下雪來苦惱他的天公。他覺得這天公是最可惡的，而且那陰陵的田父，那沿途的無情的居民，都是天所作成，也就是和他作抗的天公的化身。

——『是的，這天的化身又來了，眼前的這長江和這位亭長！』

有騙過他失了路的陰陵田父在前，使他感覺到這千巧萬巧地橫船相待的烏江亭長，不外是劉邦的奸細。

——『你這船不是太小了嗎？』

——『是的，我就只尋到這樣一隻小船，要載馬時怕只能容得一人一馬。』

——『這家伙愈見是奸細無疑，他是曉得我不習水性，想把船搖到江心，把我弄下水去淹死的！』楚霸王心裏這樣想着，照他平時的暴躁的脾氣，他須把劍拔出來，把那亭長斫死——他按着劍的手中筋肉，的確也受了命令，這樣動了一下。但接着是『把他殺了又怎樣呢？我不習水性 跟我來的都是北人，也一樣的不識水性，結果還是死。』他的腦中樞的命令到這時立刻轉變了。奇妙的是起了一種宗教樣的念頭。

——『不行，天老爺終竟是比我強，我實在敵不過他。』他的手從劍柄離開，在胸前叉起來了。

——『大王，』亭長看見他在狐疑而不作聲，又開始敦促着他：『你請快上船來吧，時機不可一刻遺失。你趕到江東去，江東雖然小還有幾十萬人，還儘可以供給你捲土重來。你請趕快上船，就有追兵來，也是找不着船渡江的。』

楚霸王竟莞爾地微笑了起來。這微笑，他至少是忘記了有

一個月的。在最近的幾天，他的心中尤其充滿了怨天恨人的怒氣，但他現在却恬然起來了。

——『亭長，我多謝你。』他溫和地回答着，但又自言自語地接續了起來，操着手只是把頭搖着『但這是不可抵抗的，不可抵抗的。天老爺一定要亡我，是不可抵抗的。我同叔父從會稽起事的時候，我們帶領了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轉戰了八年，身經七十餘戰，如今死得來一個也沒有了。我的叔父也早是在定陶戰死了的。如今只剩下我一個人。我一個人回到江東去，縱使江東的父老可憐我，依然擁戴我，但我有什麼面目和他們相見呢？』

——『大王，請你不要遲疑，』亭長又敦促着：『追兵萬一趕到了……』

——『不行，不行，』項羽依然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我們起初起兵的時候，隨處都有人來參加，隨處都有人來歡迎我們，我們是沒有愁過兵馬和糧食的缺乏的。現在不同了，我們到一處地方，地方逃得一個精空。沒有逃的，連鄉裏種田的老人都要欺騙我們。這正是天老爺在作弄我。呵，』——他長嘆了一聲，把兩手握成拳頭，向空中舉了一下，眼仁對得來幾乎全是白眼，望着天。『我還有這麼大的力氣，便要消滅了嗎？』

## 楚霸王自殺

——『大王，』亭長又說：『天是助成你的，請你不要遲疑。你身經百戰仍還健在，不正是天意嗎？』

——『不行，不行，』項羽又搖起頭來。『我是曉得的，亭長，你一定是好人，但我有什麼面目回到江東去呢？哦，是的，是的，』——他這時心機轉了一下，看到了伏在江邊不能起來的他的那位部下。他指着他說：『那是鍾離昧啦，他腰上受了傷，不能動了。我們就讓亭長把他打救了去吧。』

有兩個部下走去把鍾離昧攙扶了起來，替他把鐵盔解了，一臉都呈着土色。他是在東城落了馬，把腰部跌傷了的，因為這兩天沒有得到靜養，痛得來已經不能行動了。

——『還有我這匹烏騮馬啦，』項羽接着又指着他的那匹青白色的馬說：『這馬我騎了五年，我很愛它，它也很愛我，我不忍殺它，這也讓亭長把它打救了吧。』

鍾離昧鼓着他的餘勇，表示他不願意和烏騮馬一道生，他願意和楚霸王一道死。但是楚霸王叫他的部下強制着把扶上了船去，把他的武器也送上去了；接着，自己去把放在馬鞍上的盔和盾取了下來，把馬拉到船邊。

——『亭長，』項羽叫着：『我這匹馬送你，請你把鍾離昧和馬一同帶到江東去啦。』

馬由旁人的擲助也拉上了船了。鍾離昧坐在船尾，馬立在中腹，但船前船後還有點隙地可以容得一兩個人，一直沉默着的亭長對於項羽試了他的最後的勸解：

——『大王，我看你的仁心是很可動人的。但我覺得你不好在那種感傷的陶醉裏沈湎。古語說得好「天遠人道邇」，我們應該盡其人道，然後再聽憑天道罷。只要你把你目前的這種仁心，以後推廣出去，真真正正把天下的人救起來，真真正正把還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天下的人放在你的念頭上，以你的材力專於用來救世濟人，我看不要說天，什麼人都是會擲着你的，江東的父老也一定會擲助你的。現在還不遲。……』

在這時候從西北角上又隱隱騰出了一片聲息，和剛才項羽的一羣人馬所激起來的聲音相彷彿。項羽的眼仁又對了一下，其它的二十五個人也緊張了起來。連坐在船尾上的鍾離昧都想要掙起身，然而却掙立不起。

——『大王，』亭長叫着：『不可一刻狐疑，你趕快上船！趕快上船！』

項羽沒有作聲。他的左手把盾牌拿着了。其它二十五名的壯士就像受了命令的一樣，也一同拿起了盾牌。

聲息愈見逼近了，聽得出是一大羣的馬蹄聲，比前日的愈

## 楚霸王自殺

見高，愈見大，愈見雜亂。由那聲息聽來是有好幾百人的光景。

項羽的兩個眼仁愈見對緊了，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五名的壯士也不期而同地把劍拔出了鞘來向空中舉起。二十六道和四圍的冰雪爭着寒意的劍光，在朝陽中交織着了無數的虹彩。

人馬的聲音終和潮頭一樣湧進視野裏來了。

二十六個人吶喊了一聲，也和潮頭一樣，迎接着湧上了前去。

兩個猛烈的大浪接了頭，迸出了猛烈的浪花。

亭長這時候把船離開了岸，隔得半箭遠的光景，又停着了。他爬在烏騾馬的背上去觀起戰來，對着坐在船尾上焦急着的鍾離昧似報告非報告地傳達着他的所見。

——『……就給衝進了羊牢的一羣猛虎一樣啦。哦，只見人在倒，馬在倒，敵人潰亂了，就像一羣朝王的蜂子噠。』

——『項王呢？項王呢？』鍾離昧焦急着問。

——『看不清楚啦。……這馬有點囉嚙，船又不緊。……哦，還在 還在。他最厲害。他是沒有戴將軍盔的。……』

——『哦，那不危險！』



——『真不愧是身經百戰，力能拔山的大王。……二十五個都不弱。……哦，真巧妙，真靈敏，真神速呵，二十六個人就像有二十六隻手足的一個人啦。不是人的力量，不是人的力量。……哦，只見人在飛！那是怎的啦？……』

——『項王？項王？項王沒受傷嗎？……』

——『……哦哈，他把盾牌也拋棄了，抓着敵人在當盾牌。只見人在飛，人在飛，真像肉彈子啦。他把手裏抓着的人像彈子一樣亂擲！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真不是人所能辦到的。……敵人長閃開了，沒人敢應戰，把他們重重圍困了起來。遍地都是死傷啦。……哦哈，黑盔甲倒了幾個，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他還沒倒。但他的頭受了傷，滿臉都是血，他還是提着人在擲。……哦，提起馬在擲。他把劍都放下了，一雙手在擲啦，一雙手。……他們只剩下得幾個人了。哦哈，黑盔甲絆倒了幾個！……地下的傷者在斫他們，斫他們的腳。他們在地上相斫拉。……哦哈，又倒了幾個！』

——『項王呢？項王呢？』

——『只剩下他一個人了！他還在提着他周圍的死人死馬在擲，一片都為死傷啦。……敵人圍着他就像在看戲法一

## 楚霸王自殺

樣，誰都不敢動。他一臉都是血，一臉都是血。……他不再擲了。他的身邊就只有幾個黑盔甲的尸首偃伏着，一個敵人的屍首也沒有。他現在拾起了一把劍來了。……哦，你注意聽，他像在說話，他指着一個敵人像在說話。……』

項羽激戰了一刻鐘的光景，部下的二十五個人都已經戰死了，他自己的頭上和腳下也受了不少的重傷。他自己很明白，他的短而粗的生涯也快要了結了。他在那時候，看見了在敵人中的一位和他一樣魁梧的綠盔綠甲的人。他指着他叫着，敵人此刻都肅靜了起來。

——『……呂馬童，你不是呂馬童嗎。我認得你。你穿戴的盔甲是我送你的，是我從前穿戴過的東西。你是我的老朋友，我現在再送你一點最後的禮物罷。我聽說劉邦懸着千金的賞格，購我的頭首，得到我的首級的還可以封萬戶侯。你從前對於我是有過好處的，我現在就把我這個首級送給你吧。…』

這一片宏大的聲音，幾乎是一句一頓吐出的，連船上的人也聽得清楚。鐘離昧早已經硬着頸子在吞眼淚，亭長依然還在馬上看。

——『呵哈，』亭長最後叫着：『項王刎了喉，在一羣黑

盔甲的尸首裏面，倒了。』

亭長的臉上也懸着了悽愴的眼淚，他不忍再看了，從馬上下來，把船起了碇，向江心搖着。

岸上的漢兵們看見項王死了，都爭先恐後地去搶項王的頭首。他們自相踐踏地又踏死了幾十個人。最後是把二十六架黑盔甲的尸首分得五零四碎。搶着了一片肢體的就像搶得了一片殘骨的餓狗一樣，各自回頭跑；想去爭奪那一片肢體的人便簇擁着一團跑去。轉瞬之間幾百人分成了幾十團，通同跑乾淨了。

岸上的泥雪中狼籍着一片的劍和戟，人和馬的死尸。

亭長仍然在搖着船，但不是搖過江去，而是搖回了岸來。

鍾離昧發生了驚異。

亭長把船搖攏了岸，他到船尾去和鍾離昧並坐着，表白了他自己的來歷。

——『鍾離昧將軍，我現在對你說出真話吧。』亭長鎮靜地說着：『我自己並不是什麼亭長。我只是這兒的一位讀書人。不過亭長已經跑了，我就算是亭長，也可以的。我今天來本是沒有懷好意的，……』

鍾離味愈見驚愕了，把劍按着。

——『但你也不要誤會，』亭長忙慰解着：『我也不是漢王的好細。你要曉得，現今的老百姓，尤其我們讀書人，對於項王，那一位還懷着有好意呢？是他自己把民心失掉了。他起初是很好的，很得民心的。我們受着秦始皇的暴政，天下的人都在想推翻秦人的統制，所以能夠順從民意的項王便得了天下人的同情。大家都不惜身家性命來幫助他，擁戴他，所以不兩年便把秦人的暴政推翻了。但是，這是誰的力量呢？……在你或者還以為是項王這位蓋世的英雄的力量吧？英雄僅是一個人的時候，他的末路是怎樣，今天是已經擺在了我們面前的。……項王就是因為成功的暴速，他自己生了一個幻覺，他自己以為是他一個人的拔山蓋世的力氣，把秦人殲滅了的。秦人的暴政顛覆了之後，他的行動就完全不同了。他入了咸陽之後把秦人的宮室典籍通同燒光，並連燒了好些民房，又搶了好些財寶婦女出關，這不比秦始皇的燒書更厲害嗎？他以前在新安坑秦降卒二十餘萬，那還可說是坑的秦兵以防後患，但他後來對着友軍依然照着老章法，把齊的城郭宮室燒了，把田榮的降卒通同坑了，又係虜了老弱男女，在別的地方也是這樣，這所加害的不是我們老百姓嗎？這不比秦始皇的坑儒更厲害嗎？秦人亡

後這幾年的戰亂，都是他引起來了的。他因為自己想做霸王，把楚義帝殺了，對於漢王加以監視，親信秦人的降將，嫉妬自己的同僚。昨天的敵人，只要肯做扶持自己的爪牙，今天便封王裂地。今天的同志，只要和自己的權勢有點抵觸，明天便視爲敵人。老百姓這兩年來的苦難是該什麼人負責的？……所以這兩年來我們老百姓對他，就和從前對於秦始皇是一樣！你要曉得啦，天下的人都在反對他。我們雖不是漢王奸細，也可以說都是漢王的奸細。凡是打倒他的人，我們都是願意捐助他的。我對你說出真話吧，我今天來，本是想把他誘到江心去，我到江心再把船弄翻，然後和他兩人同歸於盡。我也是死了心來的呢，我現在這樣說出真話，你就要殺我，我也是不怕的。』

自充亭長的說到這兒停了好一會，等待着鍾離昧的處決。但鍾離昧把頭垂着了。

——『不過呢，』他又接着說起來：『據我今天的經驗，我看項王依然是一個好人。我後來也把對於他的態度改了，真的想把他送到江東去。不料他却起了那樣的短見。他的短處是在太年輕，而且——恕我不客氣吧——是有點「不學無術。」我聽說他在小時候，他的叔父項梁教過他讀書，他沒讀成器便丟了。沒有點學術經驗便要想統制天下，那是一定要壞事的。』

## 楚霸王自殺

可惜的是他的叔父太死早了。以後便沒有人能夠駕御得他。這便把他害了，也害了中國，害了天下的百姓。…我看他的才器最好是做一員大將。他不該生出了野心要來做天下的統制者。假使他的叔父不早死，恐怕天下早已經平定了吧。以後他所鬧出的亂子，說來有點傷心，實在傷了我們中國的不少的元氣。……人民的死亡在百年之內或者還可以復元；但學術上的損失，怕就再隔千年也不能復原吧。秦始皇燒的書是燒的天下的私書，楚霸王却把秦人存下的公書也一火而焚了。秦宮三月火不滅，你是曉得的，你想，那裏面是燒了多少的書史呢？……】

說話者又沉默了好一會；鍾離昧也沉默着，深深地把頭垂着。

——『鍾離昧將軍，但今天的項王對於你和這馬的態度，我真是受了感動啦。一個人臨到生死關頭，能夠顧朋友而不顧自己實在是很少的。想來你也曉得的吧，我們聽說漢王劉邦在逃難的時候，連他自己的兒女都要推下車去。這大約是普通人的常情。項王在這些地方都比劉邦更有仁者之心了。他這種心腸假使能夠推廣，他是決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落的。但他始終不悟，他偏以為是天老爺要亡他，那曉得是他自己做錯了，怎麼怪得天呢？天是不說話的，項王名下的是這個天，漢王名下

的也是這個天。但是老百姓都要說話，只顧自己的權勢，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是走着自殺的路。項王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啦。……』

鍾離昧這時候撐着了自已的腰幹，好容易跪下去了。

——『項王！項王！』鍾離昧向着天，流着眼淚叫着：『是我們誤了你，是我們這些不學無術的武人誤了你。我們誤了天下的人，我們誤了中國。中國的元氣在千百年後都不能復元，這不是天大的罪惡嗎？我們是比秦始皇還要該死。項王，你請等着我。』

他用力把腰間的寶劍拔出了鞘來，但是坐在旁邊的亭長却把他的手挽着了。

——『鍾離昧將軍，你不要也尋短見。』亭長勸着他：『一個人最怕是不覺悟，覺悟了是有辦法補救的。啊，鍾離昧將軍，你聽我說。你是武人，我是文人，但我們做的標準却只有一個。我們要拋棄了自己去利益他人，利益了他人也就成全了自己。你現在要自殺，已經做到了拋棄自己的工夫，但於人是沒有益處的。一個人要善於利用這個自己，要使爲這個自己受益人愈多而所受的益愈大。死是隨時都可以死的，但應該把死作爲自己的最好的利用。我們隨時抱着必死的心去做着利人救世的

## 楚霸王自殺

事，不是很好的做人的路嗎？……我的家離這兒不遠，我所以把船搖回來了，是想把你引到我家裏去養傷，養好之後好讓你再去盡你做人的責任。現今天下的人還在水火裏面，北方的匈奴尤其在跳梁，我們現在正是須要着有不怕死的精神而以濟人救世爲懷的武人的。你的責任還很重大，不應該做這樣無責任的事。……你聽我說罷，項王最後的不覺悟，我看，也就在這一點。他曉得不怕死，而且曉得利用死，但他把死利用來只是把自己裝飾成一個英雄。他始終都是爲的他那個『自己。』他沒有想到我們天下的人來，沒有想到我們中國來。……我看你不要再蹈他的覆轍吧。……』

鍾離昧被『亭長』挽着手早已消失了抗拒的力氣，但頭依然深深地垂着。

『亭長』到這時候把他手中的劍取了來，替他插進了鞘裏，接着又說：『我們回去吧，漢兵已經去得很遠了。』

他說着便離開了鍾離昧，先把馬拉上了岸去。在觀戰時一直囉唆着的馬，大約因爲外在的刺激消滅了，此刻也鎮靜了下來。回頭鍾離昧也被抬上了岸，費了沒大的力氣，被扶上了馬背。

一個無名無姓的讀書人領導着一位騎在馬上的受了傷的



戰士，替他荷着長矛，拿着盾牌，從血泊着的死屍中踏過，登上了他們的做人的路上去了。

太陽還未向午，除剛才的戰地有尸骸狼藉之外，岸上的景色和戰前無殊。

白色的積雪依然含着矜驕的意氣在反抗着愈加溫暖了的陽光。

滔滔蕩蕩的長江依然在沈毅的聲浪中吐着他的赤誠的勸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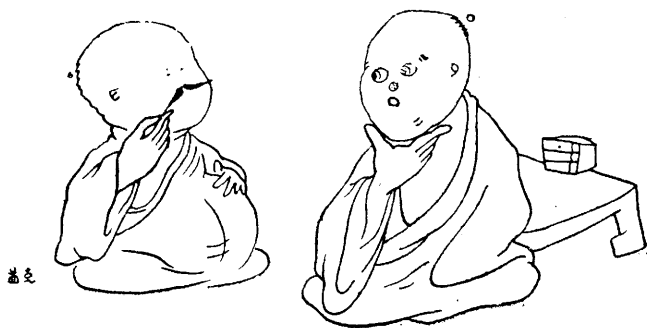
——你們的勝利只是片時的，你們不久便要被陽光征服，通同溶化到我這里來。你們儘管挾着污穢一道流來吧，我是能夠容納你們的。你們趁早取消了你們那驕矜的意氣，只圖鞏固着自己位置的意氣，快來同我一道唱着生命的頌歌。

亭長所遺留下的小船，就像在替長江擊拍，應着波聲，無心地，在那兒蕩漾。      （一九三六·二·二八·）

---

作者附白：

據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是『重瞳子』，大約就是現今所說的『對眼子』的意思，作者是作這樣解釋。又『項羽長八尺餘』，漢時一尺約合今八寸，故文中稱為『七尺長』。



盖克

此页无页码

那是漢武帝天漢四年的正月。有一天司馬遷正在書房裏席地而坐，埋着頭寫着他的史記的最後一篇自叙傳的時候，他的外孫楊惲，一個十三四歲的童子，進來匍着向他報告：

——『任少卿先生來了。』

司馬遷把頭抬了起來，臉色寡白而微胖，很像中年婦人，他回答了一句：『你把他引進來吧。』連聲音也和婦人的相彷彿。

在司馬遷把書案上的稿件略加整理着的時候，楊惲引了一位中等身裁的胖子來，有稀疏的幾根鬚鬚在嘴邊畫成八字，肚子挺得很高。這胖子便是做着益州刺史的任少卿了。當時的地方官每年正月要進京朝見一次，他是才從四川來到咸陽的。

司馬遷立起身來迎接着他，兩人拱手對揖。

——『少卿你幾時進京的？』

——『剛到，連沒息脚就跑來看你（是一種帶着鼻音所謂「嘶音」。）你的鬚子呢？子長！』

——『鬚子嗎？』唉……司馬遷含糊着沒有回答出下文來。

——『我記得你要長我兩歲的，我今年四十七，你不是四十九歲嗎？』

——『是啦。』

——『但你看來却只有三十歲的光景啦。你從前是一位有長鬚子的瘦子，如今你長得這樣白晰而肥胖起來了，你大約是應着「心廣體胖」的那句古話啦。你們過着宮廷生活的人真好。你的聲音也變了。子長，宮裏的娘娘們一定是很歡迎的吧？嚇嚇。』

一見面便一味嘮叨着的這位任少卿，全沒有想到他說的話，句句都打中了司馬遷的傷痕，司馬遷對於這位本來不大喜歡的官氣十足的朋友，增加了新的厭恨。

——『你請坐吧，坐下之後再慢慢講啦。』

原來司馬遷在天漢二年的夏天，他的四十七歲的時候，因為李陵的老母為李陵的兵敗失援投降了匈奴要遭誅戮，他不

他在漢武帝面前多說了幾句話，說李陵的投降怕是策略的投名，因此便觸犯了皇帝的怒氣，連把他也投在了天牢裏。在牢裏關了半年，在第二年的正月，終於受了宮刑，他的睪丸被人割了。

但在那年的三月，漢武帝要到泰山去封禪，需要有長於文筆的人做自己的宣傳工具，割了睪丸的司馬遷却特別被皇帝看起了，便被超拔了起來，拜爲『中書令』，就是皇帝御用的祕書長。這在當時是『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的很榮耀的職分。漢武帝對於刑餘之人的這樣重視，不用說是看上了司馬遷的文才，然而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是一一司馬遷已經沒有睪丸了。皇帝的周圍是有很多妃嬪的，假如要選用有文才而又有睪丸的人，那豈不是自尋煩惱嗎？

司馬遷就這樣失掉了睪丸而得到了大官。在他下了獄而受了刑的當時深怕受了連累，就像忌避瘟病一樣把他一家人也忌避了起來的一些親戚故舊，等他一得了大官，都跑來加倍地巴結起他來。他們都說司馬遷的睪丸是『塞翁之馬』；甚至於有好幾個中年的朋友想自己割掉自己的『塞翁之馬』，要司馬遷向皇帝介紹，用他們做部下的。

司馬遷的感觸却和尋常不同。得官的重大原因是由於沒

有辜丸，已使他感覺着雙重的侮辱。那些反掌炎涼的親戚故舊的態度又使他憤慨着不可救藥的人性的卑鄙。這些侮辱，這些憤慨，他是很想努力把它們忘記的，然而總有些東西要時常向他把它們提起來，那便是自從他受了宮刑以後，他的身體上所起的種種生理上的變化了。聲音已由雄而雌，體質已由瘦而肥，以前自己矜誇的美髯漸漸地脫落乾淨了，一位昂藏的男子變成了半個女性。

任少卿一和司馬遷對坐着，又好像突然想起了的一樣，向司馬遷叩了一個頭。

——『我還忘記了啦，我們的中書令大人，我們的天官冢宰，我誠心誠意地向你恭賀。』

這又是射中了傷痕的一箭。

——『老兄的榮陞，真是我們交遊輩的光寵啦。去年正月我進京的時候，老兄還受着委曲，我們無從見面。僅僅才隔一年，老兄竟成了天上人了。』

司馬遷的憤慨這時候又被任少卿提起了來。去年少卿進京的時候自己在獄裏受刑，誠然沒有緣分見面，然而家中的兒女是沒有得到他的光顧的。

——『少卿，』司馬遷說着：『你假如和我還有點友誼，

希望你沒提起那以往的事情。我受了宮刑便做了中書令，你以為我是受着皇上的知遇嗎？哼，真是自古以來所未曾有過的知遇啦！我受了皇上的知遇，是因為我沒有辜負，你明白嗎？』

少卿聽着司馬遷的這般憤慨的語句，他驚愕了起來。連忙搖着頭說：『老兄，老兄，我看，你，你這樣的話……「君子無易猶言，耳屬於垣」啦！』

——『哼哼，』司馬遷笑着說：『少卿，你用不着那樣害怕。我這兩年來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我隨時都可以死，只是我有一件掛心的事，便是我所寫的這一部史記。（他指着他房中堆積着的一百幾十卷的原稿捲子。）這部書我費了十年的功夫來寫，但在未下獄之前的幾年間我是寫得很懶散的，在下獄之後我在一年半的期間中便把全部整飭了出來，我如今連最後一篇的自叙傳都已寫了一半了。我先把這全書的目錄給你看吧。』

司馬遷說着在稿卷堆中取了一捲出來（古時的書是裹成捲軸的，就和如今的字畫橫軸一樣），展開了。

——『這便是目錄啦，你看，一共是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我對你是用不着客氣的。我這部書寓春秋的褒貶之意，而比春秋詳明。我這是永遠不朽的書。有權

勢的人能夠在我的肉體上施以腐刑，他不能夠腐化我的精神上的產品。我要和有權勢的人比抗，看我們的生命那個更長，我們的權威那個更大，我們對於天下後世的人那個更有功德。有些趨炎赴熱的糊塗蛋在藐視我們做文學的人，我要把我們做文學者的權威提示出來給他們看。我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血，都凝集在了這兒。這兒是自有中國以來的政教禮樂，學術道義的結晶。我的肉體隨時可以死，隨時可以被人寸斷，但我敢相信我的生命是永遠不死的。地上的權勢，我笑殺它，哼，我笑殺它。』

——『是，是，是。』少卿被司馬遷的氣燄壓倒了，連連地點着頭，但在那頭的上下動中分明有些左右動。

——『這游俠列傳和貨殖列傳兩篇是我最近的快心之作啦。』司馬遷又繼續着說：『我讚美游俠，讚美朱家郭解。天下的人假如都是游俠，都是急人危難不顧自己的身家性命的朱家郭解，世間上那兒會有不合理的權勢存在？權勢是什麼？在財神面前叩頭，把人的生命作為供祭品的，那便是權勢。秦始皇時候的烏氏，巴寡婦，你該是記得的。烏氏本是遣到長城去戍邊的窮光蛋，因為他會做生意，把中國的絲織品和匈奴的牛羊兌換，匈奴人替他把牛羊填山滿谷地趕來，他便成了



富豪。秦始皇那家伙看見他發了財，便和他稱兄道弟，請他時常進京城來游玩。巴寡婦呢，這是你屬下的人啦，她就靠着掘丹砂，找了大錢。她雖然是寡婦，有了錢自然有寡公去奉仕他。就連那不要臉的軟骨症的秦始皇也跑去向她送秋波，稱美她是『貞婦』，替她作『女懷清臺』來表彰她。哼，這便是所謂權勢啦！媽的，向着書籍放火，向着牛羊叩頭，向着讀書人頭上洒尿，向着有錢的寡婦捧玉帶，這便是權勢啦！哼哼，我笑殺它！我不願意天下的人都是不學無術，但我願意天下的人都有錢。假使我是有錢，我的朋友中有得一兩個人是朱家郭解，少卿，我同你講，我那里會至受宮刑，我那里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文學家假如是有烏氏僕巴寡婦那樣的富豪，權勢會自行割掉卵袋子來奉仕文學，那裏會讓文學被割掉卵袋子去奉仕權勢？我稀罕得他這個臭中書令，我做着這項割了卵袋子的奉仕工作，你以為我是得意的嗎？哼，我就是專意為要完成我這部書啦，在我這部書未完成之前，我是什麼恥辱都可以忍受的。這是我的心坎中最深處的話，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才敢告訴你啦，少卿。』

任少卿仍然唯唯諾諾地聽着，又像在點頭，又像在搖頭。聽到不絕口地罵着權勢，覺得就像在罵自己：因為他在蜀中也

正是時常地去巴結成都的卓氏程氏那幾家富豪的，他爲弔掃巴寡婦墓也特別到過涪陵。這些他本打算拿來作爲談資的，但因司馬遷的一罵，便陰消下去了。又聽到說出朋友中沒有一兩個朱家郭解，覺得自己的臉皮微微地烘熱了一下。但最後又聽到司馬遷仍稱他自己爲『朋友，』這纔略略地放了心，他於是乎也就如意地呈出了一番『朋友』樣的面孔。

——『子長，』少卿兩手按着自己的挺出着的肚子說，很像要把自己一肚子的真誠按出來的一樣。『你真是永遠不朽的，你真是我們當今的孔子。現今正流行着一種遊戲叫着「蹴躄」，我相信這一定是你和孔子並稱的先兆：因爲「蹴」不就是孔丘的「丘」，「躄」不就是司馬遷的「遷」嗎？』

任少卿的這一段胡謔，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心，但把興奮着的司馬遷却說得破顏一笑了。少卿由這一笑得到了不少的力氣，又接着說：『不過呢，朋友，有一件事情你是應該提防的，便是秦始皇的焚書啦。』他這樣說着把上半身搖了幾搖。

——『多討你的關心，』司馬遷回答他。『這層我早也是預防到的。我的書每寫定了一卷便要抄成副本，有我可愛的外孫兒楊惲替我幫忙，這兒的都是副本，大抵也就是惲兒抄的。那孩子可聰明，他抄了一遍便能成誦，他自己已經就是我一

部活的副本。我的正稿都是裝進了石匣，另外埋藏在別處的，不怕就有火災人患，一時也不能毀滅它。假如我的書將來一傳播了出去，那天下的人都是我的副本，就有一千個秦始皇出來也不能把我怎樣啦。』

——『是，是，是，』任少卿又連連地點起頭來。『你很周到，你很周到。我改天也很想來抄一部副本帶到益州去啦。益州雖然偏僻，大有貴本家的司馬相如的遺風。我來的時候，我特別從臨邛的貴本家的老店買了幾斤大麴酒來，已經交給令外孫去了，我曉得你老兄是喜歡嗑酒的啦。近來酒量怎樣了？』

司馬遷到這時候把興奮消解了好些，含笑地回答着說：『多謝你的厚意，但我已經把酒戒了。我自己立了一個誓，要把我這部史記寫完之後，然後再開戒。』

——『你現在不是快要寫完了嗎？今晚上好開戒啦。』

——『好的，今晚上我來陪你嗑一次酒。』

任少卿聽到司馬遷這樣和氣地和他應答，他又高興得揚眉仄眼起來，愈加用力地按着肚子。

——『那是很光榮的，』他得意地說：『不過我的酒量敵不過你，怕又要醉得一榻糊塗了。』

——『你在益州是很幸福的，益州的風物是天下之冠啦。』

少卿聽見益州的風光這樣被稱讚着，覺得非客氣一下不可。他說：『其實也只有那個樣子，有些山，有些水，有些平原大填而已。儘管怎樣說，總不過是鄉僻地方。其實照我自己說來，我與其在益州做皇帝，我寧在首都做宦官啦。……』

一突口說出了這『宦官』兩個字，他才好像突然記起了司馬遷是受了宮刑的一樣，趕快把兩手搓着，向司馬遷陪起罪來。

——『呵，老兄，我說失了口，你千萬不要多心。其實我自己是很想來做老兄的一名部下的。老兄是我們的當今的冢宰，要請你特別抬舉我一下啦。我的才情本來有限，老兄是知道的，不過我很能犧牲，不怕就要割掉那話，我也是不怕的。我們胖子的那話縱橫是有若無，實若虛的，老兄是知道的啦，嚇嚇嚇嚇』。

司馬遷老不高興了，率性下起了逐客令來。

『少卿，假如你另外沒有什麼要緊話，我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是要趕着做文章的啦。』

『是，是，是，』少卿連忙把手撐在席上回答着：『現刻我也還要去拜望貳師將軍，我晚上再來陪你嗑大麩酒。』

兩人立起了身了，走出房門去了。

不一會司馬遷又回到了自己的書房來。

興會還未十分解除，頰上還潮着微紅。

他俯就着自己的書案把剛才寫着的原稿的末尾幾句唸了一遍。

『……七年，而太史令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唸到這兒，他趕快把筆提了起來，趁着自己的憤慨的餘勢，寫出了下面的幾句：

『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

寫到這里覺得很得意，不免把左手伸到嘴上去，向下抹了一抹。這是他往年有鬍子時的習慣，文章做到得意處，總不知不覺地要理理鬍子。然而他的左手往下一抹，却是抹了一個空。

——『哼！』他憤憤地從鼻孔裏吐了一口氣，又提起精神，一口氣，便把他那篇自叙傳寫到了底。

賈長沙痛哭



此页无页码

賈誼自從受了一些老頭子的嫉妬，在漢文帝面前中傷了他，被貶爲長沙王太傅之後，總是愛哭。

他本來是腺病質的人，失意以來對於攝生既毫不注意，而長沙又是卑濕的地方，是結核菌的最良的培養園地，不知幾時那種微細的菌芽已經竄進了他的肺部，和那些殘刻的老頭子們響應了起來，正在內外夾攻。賈誼早就預料到他自己是不能長壽的。他在長沙憂鬱了四年，自己的身子總是一天天地消瘦，晚上愛發微微的熱候，夜裏愛出盜汗。這樣的情形使他愈見傷心，他覺得對於老頭子們是敗北了，因此便想效法他的精神上的先生屈原，跑去跳進湘水裏淹死的，也不知有多少次。

在漢文帝的前元八年，賈誼謫貶長沙的第五年上的夏天，天上出了彗星。這一來便弄得人心惶惶，以爲天下會又要鬧到



### 賈長沙痛哭

三二十年前的劉項爭霸時的那樣的大亂子，連漢文帝也有點疑神疑鬼起來了。賈誼在那時候正隨着長沙王入朝，進了京城咸陽，文帝便忽然想起了他，要特別召見他，叩問他關於彗星的意見。這事情是沒有受阻止的，因為嫉妬賈誼的那些老頭子，如灌嬰死於病，周勃死於獄，馮敬死於暗殺，大多已經不在人世，而賈誼自己自從被謫以後也沒有往年那樣的受人嫉妬了。

在一天晚上，幾個彗星正在東方拖長尾巴的時候，文帝在宣室裏召見賈誼，旁邊只有一位胖子丞相張蒼侍坐。

賈誼是荀子學派的嫡系，他是一位合理主義者，對於鬼神妖異是取着否認的態度的。他對着文帝直率地表示了他的這種意見。

『彗星是不足怕的』，他說：『彗星這種東西只是稀罕的自然現象，怪異誠然是可以怪異，但用不着害怕，因為它於人事的休咎並沒有關係。沒有智識的人因怪而生畏，狡黠的人便乘着這種機會圖謀不軌；這樣一來，便像兩者之間果然是有密切的關係，愚民們便會響應起來，於是乎也就可以釀出大亂。執政的人在這時候是應該加以善導的。開發民智自然是根本的辦法，但這種辦法不能應急。有應急的辦法是利用民衆的常

識來加以新的解釋。譬如彗星像掃帚，就說這是除舊布新的意思，是天老爺提起了掃帚來掃除天下的弊端，掃除國家的外患。這樣一來，一般沒有智識的人便可以得到安心，狡黠者也就無機可乘了。』

他這番意思，不用說是荀子的天論的祖述，但在文帝是聞所未聞。文帝真是高興得什麼似的，他於得到安心之後，便於彗星之外更探問了好些天文上的事情，一談便談到了夜半。

興奮着的賈誼早是忘記了自己的病體的，他只覺得自己的精神不知怎地分外地振作。文帝聽得也真是專心，在賈誼說話的時候，把自己的坐席向前移動了好幾次，幾乎和賈誼接起了膝來。

但是，胖子丞相的張蒼却有點不大安穩了。張蒼是習天文律歷的人，他在旁邊聽着賈誼的『除舊布新』的話，覺得就象是在暗射自己，又看到文帝的那樣地傾心，隱隱感覺着自己的位置和權威有點動搖，但他一點也不露聲色。

室中的銅壺漏滴了三下。張蒼這時候才很穩靜地說：『賈先生的除舊布新的話是極應該採納的，明天便好下出詔書布告天下。但今晚已經夜深了，賈先生身體不甚健康，皇帝也不

## 賈長沙痛哭

好過勞，我看今晚的談話可以告一終結了。』

文帝聽了張蒼這話才覺察到了賈誼的病體上來，他看他瘦削而蒼白得和臘人相彷彿，但兩頰泛着紅潮，兩眼放着極有深度的黑光。

『是的，』他應着張蒼的話說：『賈生，你的身體大不如前了。今晚你請休息，明晚我們再談。』

賈誼便先退下去了。之後，文帝又對着張蒼吐露了一下自己的對於賈誼的傾心。

『賈生畢竟是一位天才，』他說：『很久不見他，以為我自己的識見是超過了他的，但今晚聽起他的話來，當今的人實在是沒有一個能夠趕得上他的。』

『是，是，是，』張胖子回答着：『賈先生的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天才，天才。有天才的人是不同凡俗的，因此也有好些人不了解他，嫉妬他。我記得他在長沙做過一篇弔屈原賦，那文字真真是屈原再來。那裏面有幾句是『嗚呼哀哉，遭時不祥，鸞鳳伏竄，鴟鴞翱翔，』真是契合屈原的身世；但一般的人便不很了解他，說他明明是借題發揮，存心毀謗朝廷；說他把自己比成屈原，把陛下比成楚襄王；真真是「曲高和寡」呢。賈先生如再涵養得幾年，我看是愈會得到人望的。賈先生終竟

是未來的大器啦。』

就這樣，賈誼又受了老頭子的一箭。

賈誼經過一次召見之後，他的意見果然遭了採納，他的位置也得到超遷：他由長沙王的太傅被調爲了梁王的太傅。同是藩王的太傅本來是沒有什麼高下，但梁王是漢文帝最寵愛的少子，而梁與京師的距離也比長沙的更近了。這番調動的確是一種實質上的超遷。因此賈誼的精神比起從前來也就愉快得很多了。

文帝是把張蒼的話照着字面解釋的，他的確想爲賈生養蓄資望，好讓他做張蒼的後繼者。他讓他做了梁王太傅之後時常召他進京諮詢，直率的賈誼照舊是慷慨淋漓地對於權勢者毫不客氣，他那篇有名的萬言的『陳政事疏』，在兩千年後的今日雖然都還虎虎有生氣，但在當時的權貴者却字字都是眼中釘。別人正在歌舞昇平的時候，而他偏要『痛哭』，要『流涕』，要『長太息』。因此便有人造出謠言來，說他是精神病者。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待一個機會來，給他一個總攻擊。

當時的中國和現在的雖然隔了兩千多年，但情形却相差不遠。中國的內部是封建割據的形勢，各國的候王擁着大兵互

相傾軋，並隨時都在企圖着想奪取中央的政權。外部呢？廣東的南越還沒有統一，北方時常受着匈奴的壓迫，那時的匈奴的氣燄真真是高到不可思議，好像隨時都有吞併中國的可能。漢高帝有一次帶着三十二萬的大兵去征討過，但弄得連自己都幾乎遭了生擒。從此以後漢室的朝廷便不敢和匈奴抗衡，年年歲歲地只是奴顏婢膝地送些子女玉帛去求和。甚至在呂后稱制的時候，匈奴的冒頓單于給了她一封侮辱到極端的信，要她去陪他睡覺。但她也沒可如何，只好寫了回信去求饒，說：年紀老了，又不好看，不好污穢了單于的下體。另外還送了好些禮物去。（這些事實是寫在史記匈奴傳裏面的，做小說的人恐怕就想像也想像不到。）待到漢文帝時，情形是更加險惡了。那時出了一個漢奸叫着中行說，他本是被派遣着送公主去和親的一位宦官，但他一到了北邊便投降了匈奴，並且教導匈奴拒絕中國的子女玉帛以圖自強，於是乎連和親的門路也就閉塞了。漢文帝有一次也想去親征，到太原去駐扎了幾天，然而濟北王興居乘着機會便造起了反來打他的後路，弄得他趕快把北征的兵罷了，算把濟北王也討平了。不用說有功的將士又受了一次的論功行賞。就這樣在強敵的憑凌之下，中國人在內部自相殘殺，而一些朝中的大官也在努力粉飾太平——這樣

的情形，是不是足以令人流淚呢？

賈誼的眼淚雖然多，身體雖然弱，但志氣却異常的雄。他的陳政事疏中論到『可爲流涕者』之一的對付匈奴的那段文字裏面有這樣的幾句話：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這些話真可稱爲最早的『國防文學』，但在當時的胡塗蟲却都是嗤之以鼻。——『哼，精神病的發作！詩人的夢話！』

賈誼的病自然不是精神病，但他也不是徒說『夢話』的『詩人』。他自己是着着地有所準備的，這在他對於梁王的教育上便可以看出。梁王本是喜歡讀書的青年，但他却不讓他專門讀書，要教他習騎馬射箭。他自己也不惜鞭策着自己的病軀陪着梁王練習這些武藝。這用意不消說是很明白的，他所期待於梁王的，是要他成爲一個有文事又有武備的全才，以抵禦中國的外患，預防中國的內亂。然而誰會料到賈誼這樣的善人，終會只能成爲一幕悲劇的主角呢？

他在梁國住了將近四年，在前元十一年的六月又陪着梁

王入朝。他們是一路騎着馬進京的，臨到咸陽城下，剛好入寇的梁王有意矜云自己的英武便縱馬飛跑起來。但不幸在咸陽橋上馬失前蹄，梁王便墜了馬，把頭袋跌破了，死了。

賈誼看到梁王的死，因為突然的衝擊和過分的失望，頓時在馬上便吐了幾口血，他的肺結核一躍便竄進了第三期了。

老頭子們得到了下總攻擊的絕好的機會，他們的非難的箭叢集在可憐的賈誼的病軀。

『究竟是少不經事，喪心病狂。——教育方針根本錯誤啦，文不習武事啦，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啦，何況是皇子，是帝胄，是一國的元首。——做先生的人不以詩書禮樂爲本，而以騎箭馳突爲務，根本是違背聖道。——這罪是值得連誅九族的。——他自己應該跳下咸陽橋去以一死謝陛下。——他還腆顏人世，裝病吐血啦。——那血有人說是他把嘴皮咬破了吐出來的，又有人說他那時正在嚼檳榔，其實吐的是口涎啦。——我看最好把他送到匈奴去，讓他去打中行說的背。——倒底不媿是天才，天才，天字第一號的蠢才。……』

賈誼的病已經沒有再起的希望了，自然被罷免了，回到了他的洛陽的老家。以後便一直沒有起過床來。

他在病床上荏苒了有一年的光景，每天所縈懷着的都是些悲哀的往事。他想到梁王的死，想到天下的不安和匈奴的披猖，想到一些老頭子對於他的忌刻，想到他自己努力一生而毫無結果，想到他僅僅三十三歲便不得不敗北……。他愈感覺着自己的敗北，便愈見悲憤，弄到後來連晚上的睡眠都被剝奪了。

在有一天晚上行將破曉的時候，他一個人睜着眼睛仰臥着。顏面骨上只蒙着一層羊脂玉一樣的皮膚。他自己感覺着就象有千斤重的石頭繫在自己的腳上，要把他的身子沉下無底的深淵裏一樣，怎麼也禁止不着想要入睡，但他在爭鬥着，不願意沉落下那深淵。他突然看見虛空中有一位很憔悴很瘦削的人，年紀怕有六十歲的光景，頸上帶着一串秋蘭穿成的花圈，上衣是荷葉集成的，下面的裙子是白色的荷花瓣子集成的，但看不見有腳。那人很親藹地埋下頭來看着他，他聽見他在向他打招呼，是他聽慣了的長沙附近人的聲音。

『賈先生，你認得我麼。』

賈誼的深陷着的兩眼中閃出了一絲有潤意的微笑。

『呵，你不就是屈原先生嗎？』他叫了出來，聲音是嘶的，脫氣脫氣地幾乎是一句一頓地說。『難得你老人家遠來。……我



## 賈長沙痛哭

有一肚子的話正想對你老人家說。……我看，我是敗北了。……我活了三十二年，……自從有了知覺以來，我自己問得過良心，……我從不曾做過一件對不起人的事。……我讀書是專心一意地……實事求是，我不會假充過內行。……我不會把我所不懂的東西說我懂。……我求學問……總要把學問融化成爲了自己的血液……然後才表現出來。……我不會一知半解地……東抄西扯地……扯來把我自己……粉飾成一個權威。……我不會造過別人的謠言。……我不會爲圖增高自己的地位……而陷害別人。我不會爲自己私人的利益樹立朋黨。……我自從受廷尉吳公的知遇，……受皇上的知遇，……我在職務上是竭盡了我自己的心力的。……我沒有一刻不在爲天下大局作想。……我自己有了一點好的想法，便立即表白出來，……總想別人能早一刻因此而得到好處。……我見到別人的不好處……我也很直辟地指摘，希望他們趕快朝好處改。……我並不曾傾軋過人，並不曾想把別人擠掉讓我自己稱霸。……我教梁懷王騎馬射箭，是念到天下的局面十分岌危，……內患隨時有爆發的可能，外患沒有一天的止息，……我希望梁王成爲真正的國家的柱石。……然而……誰料得梁王……竟因此而夭折呢？……我自己努力了一輩子，……盡心竭力想做一個「人」

……然而，僅僅三十三年，……唉，僅僅三十三……我便弄得滿身瘡痛，不能不敗北了。……這到底是什麼在作弄我呢？……屈原先生，我真不明白，……那一些老先生……究竟是什麼心腸，他們總要忌刻我，排斥我，不許我在這世間上有兩隻足站立的餘地？……現在我病得不能動了，……時常有人從京師……寫着匿名的信來罵我，……我相信一定是那些老先生唆使的。我到底因為什麼得罪了他們，他們是這樣執拗地殘刻呢？……內憂和外患……一天一天地加緊了，而他們不管，……他們却只曉得來攻擊我這個不能還手，也不屑還手的人。……他們到底是怎樣的心肝呢？……屈原先生，我實在是不明白，我要請你告訴我。』

賈誼氣喘吁吁地唱着獨白，就像真的在說夢話一樣。但屈原的影子仍然在他的眼裏，而且又在向他說話。

『賈先生，你太興奮了，』長沙口音在對他說：『你是很聰明的人，你所問的一切，我相信你自己都是已經明白了的。你怪那些老人們為甚要忌刻你，這理由不是很明白的嗎？就是因為你太聰明，太高尚。你受人忌刻，是應該引以為安慰的啦。因為你比他們強，故爾他們怕你，覺得他們的地位和權威會被你奪掉，為求自己的安全計，他們不得不企圖着一種水平運

動，要把比他們強的人降低下來或者消滅掉，這是不限於你的啦。只是你太倔強了，所以便成爲衆矢之的。你是應該引此爲自我完成的力量，他們的攻擊你，忌刻你，事實上是看起了你，怕你。你何必要同他們計較，把他們的毒箭自己拿來插在心上呢？他們忌刻你，你便因此而憤恨以戕賊自己的身心，豈不正是中了他們的詭計？他們是希望你的肉體和精神趕快停止作用的，你的正當的防禦，應該是保重你的身體，堅強你的精神，把他們的攻擊看成一羣蚊虻過耳。你哀憐他們罷，因爲他們生成是蚊虻，只能有點蚊虻的本領。你千切不要學我，我從前也是和你一樣，受過蚊虻的患害來的，我終竟敗北了，自己跳了水。你應該自己振作起來，不要自承認是敗北。天下贊成你的人很多，忌刻你的人究竟少數，你應該爲贊成你的多數的人保重，你應該把他們領導引來，作安內攘外的工作。你的精神和主張已經爲多數明白的人所景仰，你千切不要自己承認敗北啦。千切不要承認：你是勝利了的。』

這一番話，其實是賈誼自己心裏的話，他是起着了幻覺的現象，把自己腦中的屈原客觀化了。

『是的，先生，』賈誼伸出了手來，白珊瑚一樣的手和空中的幻影作把握的形勢。他又叫着：『你的死決不是敗北。我

也不承認自己的敗北了。先生，你雖然死了，但你永遠是我們中國人的力量，是我們中國人的安慰。我們中國人的正義感是由先生的一死替我們維繫着的。先生死了已經百年，但先生沒有死，我相信就再隔千年萬年，先生也永遠不會死。我們在先生的精誠之下團結了起來，先生，你把死來戰勝了一切了。我要跟着你來，先生，我要跟着你來。』

賈誼愈見用力握着拳頭，像要從床上起來的樣子，但他的身子突然像一段洋燈一樣向枕上反倒下去了。

床頭的矮桌上一盞如豆的燈光，爲倒下去的風勢所撲滅。室中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了。只是東壁的窗縫裏漏進了一些破曉的光線。

(一九三六·五·三·)

## 自 敘 傳

- 一 初出夔門
- 二 幻滅的北征
- 三 北京城頭的月
- 四 世間最難得者
- 五 樂園外的蘋果

## (一)

### 初出夔門

一九一三年的六月，在『第二革命』的風雲醞釀着的時候，天津的陸軍軍醫學校在各省招生，四川招考了六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揭曉是在七月中旬，六名的人限於八月初十在重慶取齊，我便由成都回到峨眉山下的故鄉，向我的父母親族告別。在七月下旬由嘉定買船東下，直詣重慶。我的次兄翊新有公幹要往瀘州，便和我同船，更兼帶着照管的意思，要把我送到重慶之後再折返瀘州。

是在夏天漲大水的時分，由嘉定解纜，途中只宿了兩夜，在第三天的清早便到了宜賓。在這兒遇着了一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驚愕。

在未到宜賓之前，江水是帶着青色的，江面的寬度和一切的風物與故鄉所見的並沒有怎樣的懸殊，然而一到宜賓，情形

便大不同了。宜賓是金沙江和泯江合流的地方。船過宜賓城的時候，遠遠望見金沙江的紅浪由城的東南湧來，在東北角上和比較青色的泯江江水刀截斧斷般地平分了江面。江面倍加了起來，青色的水逐漸侵略着紅水的面積，終竟使它從江面上消滅了。

青水雖然得着全面的勝利，然而你在船上可以感覺着它的掩藏得煞是費力的恐慌，就像懷着絞腸的痛苦的人，勉強在外面呈示着一個若無其事的面孔的一樣。船愈朝前進，突然在橫斷着江面的一直線上，品齊着湧出三兩朵血樣的紅花來，奮迅地一面噴湧，一面展開，隨即消滅了去。愈朝前走花開得愈多，愈大，愈迅速，愈高聲地唱着花啦——花啦——花啦的凱歌，江水逐漸地淡黃了，橙黃了，紅黃了，俄傾之間化爲了全面的血水。

花已經不再噴湧了，然而在花的位置上却起着巨大的駭人的漩渦，橫徑怕有四五尺，深怕有三四尺。不斷地，無秩序地，令人眩暈地，在江面上漩着，漩着，漩着……。但深幸和噴湧所取的是反逆的進程，愈朝前走便愈見減少，愈見縮小，愈見徐緩，終竟是浩蕩的紅水獲得了它的壓倒的平衡。

就這樣兩種水勢的衝激在宜賓城下形成着一個驚人的奇

蹟，在我的記憶中所留下的印痕不怕就隔了二十多年，還和昨天所見的一樣新鮮。宜賓北岸駢列着一些紅砂崖的淺山，山上多無草木被覆，那崖膚的紅色就好像剝了皮的肉色。那也好像是大自然故意地造了出來作為那個奇蹟的背景的一樣。

似乎有意要湊趣的尤其是我們所乘的那隻船，那是一隻中等大的半頭船，是載着『油枯』的，載子有些不平，不怕我們搭船的弟兄兩人都坐在右邊，船身總是略略向左側傾斜的。在未到宜賓之前，因水勢平穩，倒還沒感覺着什麼，但一浮到了金沙江合流後的流域，船便和怕上陣的跛馬一樣，在水面上囉哩了起來。跟着金沙江一道飛來的南風又有意惡作難我們的跛馬，他當着它攔腰一拍，跛着的左足便落進漩渦裏，嚕嚕嚕地打一個風車，剛好出了漩，不讓你把提着的一口氣放下，接連地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又打一個……。全船的水手都驚惶失色，掌舵的艙工連一動也不敢動。我的次兄，他緊緊地盯着我，一隻手指着右側船舷上的檣桅。我了解了他的意思。那是叫我萬一落水時，快把那檣桅抱着。

驚異早被打倒，是恐怖抬起了頭來支配了一切。

我實在是沒有想出，我們可以安全地渡過那難關。這兒的契機不能不說是偶然。我們偶然搭着了那載子不平的船，使我



們受了那樣的驚愕，也偶然賴那載子還沒不平到使船漩翻的程度，或者是船家偶然得着了我們兄弟兩人的乘客減少了他的載子的不平。假使那載子的左邊在上載時偶然地多放了幾片『油枯』，那滿載的人不是早被那跛脚的馬駝進了另一個世界裏去嗎？

難關是幸而過了，但在年青的旅行者心中才第一次感覺着自己真真是離開了故鄉，真真是竄入了紅塵，真真是躡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過了險難之後，那因循苟且的船夫們把載子整理了一次，以後算平穩地到了重慶，在途中記得是只宿了一夜的光景。

到重慶的那天是八月初三，在指定的旅館裏向一位護送員的少將報了到，但他同時却向我報告了一個消息，說成都有電來叫我們不要出發。他把電報也給我看了，電報的大意是說：天津來電，言第二革命爆發，各省學生緩送，俟有後電再策進行。

這個意外的消息，其實有一半已經是意料中事。第二次革命在七月中旬已經是爆發了的，就在四川境內也鬧得有點風聲鶴唳，在熊克武支配下的重慶，在打箭爐懷着失位之痛的尹

昌衡，都有響應的形勢。而我們在那樣的形勢之中到達了重慶的那座山城，那座行將爆發的活火山。

護送員在把消息傳達了之後，叫我們各取自由行動，趕快離開重慶，他說重慶的形勢十分危險。因此就在到了重慶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清早，和次兄同時起身，次兄往瀘州，我和一位同考上軍醫的姓胡的人由東大路同返成都。當時的東大路是要經過永川榮昌隆昌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等地的，交通機關是原始的鷄公車（在小小的獨輪車上安一把坐椅，坐者向前，推者在後），肩輿和溜溜馬，回到成都要費十天工夫。我們在到了榮昌的時候，便在報上得到重慶獨立的消息，就在我們離開重慶的那天晚上便發作了，城內省方派去的官吏多遭拘捕或槍殺，被拘捕者中連護送我們的那位少將也在內。愈朝前走，途上兵馬的輸送愈見倥傯，永川榮昌安岳遂甯一帶不久便成爲了戰場了。

我在考上軍醫之前是已經進了成都的高等學校的，是臨着南校場的王闈運掌教過的舊尊經書院，那兒藏的古書頗多。回到成都以後，學校已經放了暑假，但仍然是可以寄宿的，便搬進學校裏去住着。一天沒事便跑向圖書室裏去繙閱古書。那時是喜歡駢四麗六的文體的，愛讀南北朝人的著作，尤其是庾

子山的哀江南賦——那在離騷以後的第一首可以感動人的長詩，覺得他那『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的幾句，真真是切中時弊，每天總要誦它幾遍，誦起來總不免要一唱三嘆地感慨係之。然而一位誦哀江南賦的青年也不見得是怎樣高華的志士。誦書之餘他要和同學的人在寢室裏打打麻將。有一次打輸了想撈鈔，愈撈愈輸，打了三天三夜，把所領得的旅費輸得一個精光。沒有辦法，只好跑到文廟前街的大哥的留守公館裏去和嫂姪們同居。

天津有電來，第二次又由成都出發時，已經是九月中旬了。省內的軍事也剛好告了結束，同縣人的王芳舟因鎮壓革命有功，做了重慶鎮守使，他的哥做着川東省視學的王祚堂，是我在高小時的先生，乘着機會要去看他的弟弟。我的次兄是王芳舟在武備學堂和留東時的同學，當時適好回了成都，也想去看他。因此我便和兩位長者同行。因爲軍事初停，東大路的匪風甚熾，便選了小川北路，由簡陽經過樂至遂甯合川等地，乘船由涪江南下以入重慶，也同樣費了十天。

在鎮守使衙門裏住了有五六天的光景，同路的人取齊了，便乘着當時川河裏所有的唯一的一隻輪船蜀通號東下。這次我們的幾位沒有專置的護送員，只由一位護送着一批嬌小的

清華學生進京的吳老先生，兼帶着照拂的責任。就這樣，我們，至少是我自己，自有生以來才第一次搭上了火輪之船，而且是在這火輪上當着遊神。

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承繼着『十日都督』的蒲殿俊之後而爲四川都督的本是尹昌衡。這位好色的英雄尹大將軍在成都的皇城裏做了半年的『土皇帝』，政績却不大芬芳。在民國元年的春夏間，受着重慶派的壓迫，爲緩衝而兼賣名起見，便出兵征討西藏，把都督的位子讓給胡景伊將軍署理。胡將軍的本領却是不弱，乘着『土皇帝』把御位移到了打箭爐的期間，他却和北京的袁世凱拉攏了，不久便被實授爲四川都督，使『土皇帝』只落得一個川邊經略使的虛銜。這把我們的皇帝氣得暴跳，從打箭爐率領着大兵回來，在武侯祠的廟門前演過一次空城計中的司馬懿。那時是在秋冬之間，成都城內並沒有多的兵，我們住在城裏的人都在替胡將軍危險，以爲他如不準備巷戰，便只好脫逃。但誰知這胡將軍的本領還在諸葛孔明以上，他不等尹昌衡的兵入城，便輕騎滅從地先跑出南門去迎接我們的皇帝。不知道他是用了怎樣的按摩術，竟把我們皇帝肚子裏一鼓所作的氣，化成了從後門陰消下去的瓦斯。可愛的皇帝下出了御旨，命自己的三軍離城十里安營紮寨，自己也

輕騎滅從地同胡將軍並轡進城。據第二天的報紙和官方的告示，原來尹大將軍是回來省母的。住了十天，大將軍又率領着三軍回打箭爐去了。

然而都督的位置之失掉，畢竟是事實，而攻打西藏也本來是槍花，於是乎陷在打箭爐的將軍便弄得來進無所往，退無所歸。將軍之煩悶，將軍的憤懣，是誰也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在第二次革命的醞釀，爆發，餘波之期間，打箭爐和重慶將同時響應的消息或空氣，早就是四處傳播着的。然而省外的革命運動逐次鎮定了，重慶的獨立也遭了失敗，尹將軍却始終沒有響應。他在革命平定之後，却打了一個電報進京，要面陳方略，袁世凱一個回電也就歡迎他進京。尹大將軍於是乎便有北上之行。但在將軍還未到重慶之前，他有兩排人的衛隊做開路先鋒的，已經早到了重慶，而且真是千載一時地竟和我們同船。可憐那蜀通輪船安置在中央的汽罐室兩旁的廊道上的統艙舖位是有限的，一半的舖位被那兩排人佔領了，我們的一批和清華學生的一批，便不能不成爲了輪船上的遊神——遊神者四川話之流氓也。

但當了遊神却不能說不是走了神運。因爲我們沒有舖位便可以陷在那又窄又熱的統艙裏，並可以自由地登上官艙

的甲板上去遊覽，三峽裏的風光便是在那官艙的甲板上享受了的。假如我們是被關在那統艙裏，我相信所看見的光景，怕只有從那圓窗眼中所窺出的一圓崖壁罷。

中國的地方我走過的可不算少，像三峽那樣的風光我實在沒有遇見過第二次。那真是自然界的一幅偉大的傑作。它的風韻奇而秀，它的氣魄雄而長，它的態度矯矯不羣而落落大方。印象已經很模稜了，只記得進了瞿塘峽時是清早，我是站在官艙外的最前的甲板上的，在下着微微的雨。有名的豔預堆是一個單獨的岩石，在峽口處離北岸不遠，並沒有怎樣的可驚奇，可驚奇的還是那峽的本身。峽的兩岸都是陡峭的岩壁，完全和人工削成的一樣。峽道在峭壁中蜿蜒着。輪船一入峽後，你只見到四面都是岩壁，江水像一個是無底的礁湖，你後面看不見來程，前面看不見去路。你仰頭上望時，可以看到那兩岸的山頂都有白雲飄蕩，而你頭上的帽子可以從後頭梭落。天是只有一小片的。但等船一轉彎，又是別外的一洞天地。山氣是森嚴縹緲的，煙雨在迷濛着，輪船所吐出的白色的烟霧隨着蜿蜒的峽道，在山半搖曳着，宛如一條遊龍。這些，自然只是片段的峽道，在某一個情形之下所有的光景，但在隔了二十幾年後的今日，所剩下的記憶却是以這些為代表。片段化爲了整體，

一瞬化爲了永恆。

在輪船上當遊神的人，夜間自然沒有地方睡。然而睡得却是特別。川河裏的輪船，因爲水險是不開夜班的（近年不知是否如此），記得離開重慶以後，在未進峽前宿過一夜，在出峽後宿過一夜。在未進峽以前是宿在民船上的，輪船的買辦在停輪後替我們雇好了民船，讓我們下去過夜，第二天清早又回到輪船。在出峽後是在岸上的一個農村裏過夜的，下榻處是一家酒店。聽說那兒已經是湖北的秭歸縣境了。

就那樣在神韻縹緲中，不知不覺地便出了夔門。

## (二)

### 幻滅的北征

輪船過了秭歸以後沒兩點鐘的光景便到了宜昌，宜昌便是川輪的終點了。

在宜昌江面上看見了有好些外國的商船，又有些和商船相彷彿而全身塗成灰色或白色，有很多觸角挺出着的，不用說是在照片和圖畫中所認識的軍艦，更不用說都是外國人的軍艦，那兒插的旗幟有些是畫一個太陽，有些是像一個米字。初從山裏出來的人彷彿是到了印度或埃及。

——（這兒可不就是尼羅河，恆河嗎？……中國的干城們，一遇着國內有異己者出現，立刻便要提刀上馬的，對於這些有觸角的水棲物，他們是沒有看見的嗎？……中國人都有宰相之材，『宰相肚內好撐船』，好撐外國人的兵船。……）

這些所謂『幼稚』的感慨在胸裏縈迴着的時候，却到日本郵船會社去買了當天午後要開赴漢口的 x y 丸的統艙票，



就給蝦蟹一樣，回頭便被那從黃海以外颯來的龐大的水棲物吞進腹裏去了。

由宜昌至漢口的三天，的確是像成爲了蝦蟹。在船後的統艙裏，雖然選着了靠着北側的上層鋪位，時而從那圓窗眼中去窺覷過船外的風光，然而留在記憶裏的東西却什麼也沒有。記得船過了鸚鵡洲之後，有意想瞻仰一下在革命戰役時赫赫有名的龜山和蛇山，曾經特別跑到船尾上的一個狹窄的三角形的甲板上去眺望，但在視線所及的範圍內，却沒有看見可以稱爲『山』的甚麼存在。這也是難怪的，因爲在初出夔門的人，他的觀念中的山是海拔幾千丈的峨眉雪嶺邛崃青城，像在漢陽江邊踞立着，在武昌城裏匍匐着的，那些營養不良的爬虫，誇張一點說，實在是要用顯微鏡來才可以看得見的。它們之所以坐享盛名，是它們的環境生得太好了的原故。

船過了漢陽，橫陳在漢水和長江合流處的東北角上，革命戰役時馮國璋所留下的德政——並無必要地所燒毀了的漢口市上的幾千家民房的遺址——在腦中剛好留下了一片焦土的印象。在那焦土上疊接着便有打排球的印象加入。那是船到碼頭的客棧的接客先生們所造出來的。那些先生們之勇猛，真真是足以驚人。在船離岸還有三二尺遠時，他們便爭先地跳上了

船來，手裏各各拿着小旗子，口裏不斷地叫着，和爭着要湧下船去的乘客，在狹窄的艙口道上便激起了人的漩渦。那儼然是兩隊排球選手的龍驤虎鬥，而你自己手下的行李也就成爲了被人爭奪着的皮球。

漢口的江心是陣列着有好幾艘外國軍艦的，但『幼雅』的感慨却沒有怎樣的發作了。只記得同路的一位比較老成的人說過一句也算『幽默』的話：

——『外國人真是熱誠，遠遠地要來替我們舉行觀艦式。』

在漢口的客棧裏宿過一夜，第二天早晨便往大智門去乘京漢鐵路的火車北上。和火車見面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論理應該有些新奇的記憶，但無論是怎樣的搜索，所能記憶的却只是過磅時的麻煩，車站上的雜沓，車廂中的污穢。而尤其使人失望的是車行中所接觸的窗外的自然。

車入河南境界以後是罕有看見山的。車道兩側所能望見大抵的是衰黃的枯草，間或有些毫無草本的砂丘。聽人說那些砂丘是北風由蒙古的沙漠地裏捲來的，可於一夜之間積成，也可於一夜之間被風吹去。得着那些見聞，在當時竟感傷得涸過一些眼淚。

——（這兒不是中原的中原，不是古代文明的搖籃地嗎？）

怎樣竟這樣地蕭條，這樣地蕭涼，這樣地行將沙漠化了呢？……）

青年人的多感和時令的交冬誠然是助長了這些令人幻滅的景象，然而中國的北部之有沙漠化的傾向，却也是一片的真實。封建制度下的農業文明早經超過了它的極致點，原始的舊式的耕種法在長久的年代中把土壤的膏腴榨取得幾無餘剩了，即使沒有帶着沙粒來的蒙古風，土壤本身是已經在向着沙漠進軍。

還有北地的建築在初出夔門的人看來也不免要喚起坟墓的聯想。夔門以內因為多山多木，建築大抵是用木造，只有一般的墓冢是用磚土，因此之故，北地的多用磚土造成的農家或村落，便只好看成爲坟墓或公墓的集團了。

——（沙漠化的進行曲，坟墓的進行曲，頹唐了的大地的葬歌——鳴，鳴，鳴鳴……火車駝着滿載的骷髏在鐵軌上痛哭。）

路過黃河橋的時候是在夜間，窗外繽紛地已經在下着初雪。曾把車窗略略向上推起，藉着鐵橋上的電燈光，俯瞰過一下那在初冬水量已經激減了的黃河。時間遇得真是不巧，假使是在夏季，看見了那滔滔蕩蕩的濁浪或者也可以鼓動一下少

年人的雄心，然而橋下的曠莽的河床，却只是一片略有起伏的濕潤的黃土，有些水脈東鱗西爪地像蚯蚓一樣在那裏碗蜒着。

我們往天津的一批人是在保定下了車，和往北京的清華學生的一批分了手的。在保定的客棧裏住了一夜，空空漠漠毫無印像留存的一夜，在第二天又搭着專往天津的火車出發。這一趟的車怕是世界第一的超等慢車，每到一站都要停，停的時候比動的時候多，動起來也好像是沙漠中的駱駝走路。由清晨一早上車，坐到了午後四點鐘的光景才到了天津。在天津車站上接受了由吳老先生所指教的一家客棧的招單，六個人把行李票交給了那接客先生，他便要替我們雇東洋車教我們先往客棧裏去。六個人不約而同地覺得這好像是一場騙局，誰都不敢把行李放手。

接客先生說：要等行李一道是還要等好一會兒的。但我們總不理會他，總說要同行行李一道。他也把我們沒可奈何。

客棧所接着的客不僅是我們六個人，等了怕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等到了在一乘騾馬大車上所堆積的行李，幾乎有車站的屋簷一樣的高。行李積齊了，接客先生又要和我們雇東洋車，但我們仍然是放心不下。商議的結果是大家來坐在那大車上的行李堆上，我們要以身殉我們的行李，一位接客先生總不

能抵敵過我們六個人啦。攀着大車的輪子，更脫了鞋踏上接客先生的肩頭，六個人才挨次地爬上了頂。

接客先生和御者並坐在御者台上，騾馬走動起來了。

嚙吒，嚙吒，嚙吒，六個活的行李在騾車頂上顛簸着，成爲了天津市上的泰山北斗。

落下的是天津的一條很長的馬路上的一座古老的客棧，馬路的名字(似乎是四個字)和客棧的名字我都記不起了，只記得是在樓上開了隣接着的大小的兩室，我和一位比較意氣相投的姓熊名大中的(只有這一個人我記得他的名字)，同住在小的一間。當晚兩個人把夜飯吃了之後便跑到一家劇園裏去聽了一晚的京戲。去的時候坐的東洋車是客棧替我們講好了價錢的，回來的時候不約而同地都想充『老天津』，一出戲園門便跨上車去，說拉回客棧。原來天津的東洋車是要先講好價錢的，回到客棧照着去時的車價給錢時，車夫們嘩噪起來了，竟被敲了小小的一次竹槓，要去了三倍以上的車錢。

第二天到軍醫學校去報到，一位只有三十來往歲的年青的校長，穿的是軍服，在會客室中接見了我們。校長的態度是平易近人的，聽說他是段祺瑞的女婿，我只記得他是姓李。他對我們說，各省的人在三二天之內便要到齊，到齊後要全體覆

試一次便正式開學。所說的話不外就是這些，事實上在四五天後學校也果然覆試過一次，但我在未經覆試之前，早就把下了離開天津的想念了。

我自己本來是沒有學醫的意志的人，我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醫人，也不會想過要藉醫業來糊口。那樣着實的想念，在當時的我，是未免太不浪漫了。我自己住在夔門以內的時候只因為對於現狀的不滿，天天在想着離開四川。以那時的理想的目標是遊學歐美，其次是日本，又其次才是平津上海。但要離開四川却難得有那樣的機會。要自費出門，家庭的經濟狀態是不許可的，年紀已近六旬的父母也不肯放你遠離，因此在中學校的五年和高等學校的半年中，完全是我自己的煩悶的時代。已經進了高等而猶決意投考了同等學校的軍醫的，只是視為一種方便，是因為醫學校是官費，連旅費也不讓你自己出一個錢，好藉此以離開四川而已。但一出了四川，外面的情形却不見得比四川進步得怎樣，而於種種的觀感上，反在不識不知之間引起了對於故鄉的孺慕。故鄉是要更美麗一點，故鄉更少外來的刺激，故鄉似乎更可以有為。而在根本上使我動搖了的，尤其是對於學校本身的不滿。

在未開始覆試之前，對於學校的情形是略略調查過一下

的。據見聞所得，知道了在革命以前學校裏的教習大多是西洋人和日本人，在革命以後大多是用的本校的畢業生和少數的東西洋留學生了，但那些先生們在當時的中國的醫學界上却多是毫無貢獻的。青年人最重虛榮，尤其在我的二十代的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我，品評一個學校的高下是以外國教習的有無多寡為標準的，連中學校的物理化學都須得聘請外國教習，至少也須得用外國教本。一座堂皇的軍醫學校竟沒有一名外國教習，竟沒有一位大有名聲的中國教員，這還成什麼學校呢？幼稚得可憐的我，就因為這樣一點無聊的虛榮看輕了那座堂皇也的學校。

我想離開天津，是想到北平去的，因為我的長兄橙塢那時住在北平，在替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做代表。自己有了這樣的靠山，尤不免有所仗恃，覺得一到北平總會有更好的出路可找。

——（我何必一定要學醫，更何必一定要學軍醫，軍醫的前途頂高不只是中少將級的軍醫總監嗎？而且學醫，又何必一定在這兒？……）

存着了走的心事但也還在遊移的時候，學校舉行覆試了。百無準備地也跟着大家去應試。人材是不可謂不濟濟，廿幾省

的考送生足足在百名以上。科學方面的題目自然是已經忘了，但最最奇特，使我終身也不能忘的，是一道國文題，叫着

——『拓都與么匿。』

這五個字實在令我摩不着頭腦，我自己不記得是糊裡糊塗地寫了些什麼東西去繳了卷。在出了場後誰都在叫苦，說莫明其妙。有的竟怕名落孫山，被送回故鄉去沒有面目見人。

——『拓都與么匿！』

這樣神妙的幾個字，我想就是現在的讀者，能夠懂得的怕也不會有好幾個罷？但在我們四川的六個人中有一個人却是懂得了的。他對我們說：

——『這是total and unit的對譯，是嚴幾道的譯語。』

這個人的名姓我忘記了，他是在四川六個人中考第一名的人，曾經讀過嚴幾道的斯賓塞的羣學肄言，他說：『拓都大約是指社會，么匿是指個人』。我的媽！這樣偉大的一個難題，實在是足以令人咋舌，同時也逼得我這個『么匿』沒有胆量等待揭曉，在第二天一早——似乎是十一月十號——便乘着火車要趕往北平去了。

在天津車站上爲我送行的只有熊大中一個人，他是淒淒涼涼地怕要被送回四川的。



——『你有令兄在北京，真好，我們是很難堪啦。』

——『萬一落了第，你也到北京來罷。在北京當會有方法想啦。』

——『假使都沒落第，你又怎樣呢？』

——『我是決不想再回來的。』

——『我們還有畢業文憑啦，萬一學校不肯退還，又怎樣呢？』

這的確是一件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我們的中學畢業文憑是由四川省政府直接郵送到了學校的，假使文憑被學校扣留了，要想考別的學校却是一件難事。

——『請你隨機應變地替我幫忙一下罷，我們隨後時常通信啦。』

就這樣拜託了熊君，把天津那個「拓都」留在自己的背後去了。

在北平的正陽門車站下車，有從四川跟着大哥一道進京的跟人來迎着了我，我才知道大哥並不在北平，他是在夏天便往日本朝鮮等地去漫遊去了，一直還沒有回來。同時那跟人又給了我一個注意，說我的衣裳的穿法太不入時，定要叫我就在車站上更換一下。那時我是照着我們四川的章法，在一件玉藍

色的華絲葛的棉袍上，套了一件雞血紅的銀綢夾衫，又加上了一件和棉袍同色同質的大襟馬褂。他對我說：北平人穿衣，穿棉袍就廠穿棉袍，穿夾衫就廠穿夾衫，夾衫可以穿在棉袍下，不好穿在棉袍上。不然便很『寒愴』。聽了他的話向周圍看時，的確一切的人都是如他所說的那樣，自己頓時便感覺着了所謂『寒愴』的意義了。照着他的勸說，在車站上真個把穿法改換了一番，然而寒愴仍然是不免的。北方大約是因為冷的原故罷，衣袖之長幾乎要拖到膝拐，而一般人穿的馬褂又都是對襟，我的大襟馬褂，短袖長袍，是怎麼也沒法改換過來的。忽爾間才覺悟到在天津看戲時假充『老天津』的一幕悲喜劇的失敗之所由來。

我被引到的是吹簫胡同的一位同鄉京官的寓所。京官是我們同縣的舉人，也是在日本留過幾個月的學的，在做着高等審判廳的推事。他是大哥的朋友，大哥本是寄寓在他那兒的，是在正院外的坐南面北的一座廳房裏。廳房是一列三間，正中是客堂，左邊是內客廳，由花格門與一道折腰紅布簾，和客堂隔着。右側是書房，是在法政學堂裏唸書的京官的一位兄弟住着的。進了內客廳看見在靠牆的一張木炕上陳着大哥所留下的寢具，那兒暫時便是我的下榻處了。

在吃中飯的時候，京官回來了，京官的兄弟也同來了。京官還不上四十歲，身體頗高長，面目甚清秀，撇着一口的京腔。京官的兄弟却與他哥哥成一個對照，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的光景，身裁削小，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尖削而枯黃的臉上冒着一臉的燒瘡，有顯明的雪花膏的痕跡。

京官在司法官所必具的清冷的態度中也含着一絲淡淡的暖意歡迎着我。他聽見了我不願意進軍醫學校的話，他是極端贊成的，以為年青人應該有遠大的志向，軍醫的出身是沒有什麼『發變』的。什麼『拓都與么匿』的國文題，尤其胡鬧。

我得到了京官的贊許，自然更把決心堅定了下去，便決計住在北平等待着大哥的回來。雖然在不兩天之後，熊大中由天津來信，說覆試已經揭曉，各省的人沒有一名落第，四川幾位還很高列；又說學校限我三天之內回校，如逾限不回，要掛我的斥退牌，扣留我的中學畢業文憑，並追還旅費。但我已經死了心，我回答他的信上記得有一句是：——『天津之拓都籠範不下區區之么匿。』

### (三)

## 北京城頭的月

在京官寓裏住着，不知不覺地便過了三四個禮拜，大哥依然沒有消息，自己的孤寂感和北地的積雪一樣一天一天地濃厚了起來。

京官一清早便要去審判廳，在中飯時回來一次，午後要到晚上才得回來。他的飯食是在內院裏用的。在法政學堂的預科的京官兄弟也要一早要出去上學，雖中飯和晚飯是陪着我在外院裏用，但在午後放學回來之後，他大抵是出外訪友或玩耍去了，在家裏的機會很少。

禮拜日，京官是要叙他的天倫的，京官的兄弟却愛去照顧所喜歡的鬮子。我時時要求他把我引去看看萬牲園頤和園，或者圓明園的廢跡，又或者如天壇陶然亭那些有名的地方，他總說：『天氣冷，沒甚意思，最好是到明年開春去。』因此我雖然到過一次北京，而且滯留得也相當地長久，除開由吹簫胡同走

出正陽門，由正陽門走向吹簫胡同之外，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的。京官兄弟也肯把我引到大柵欄附近的茶園裏去飲茶，鬮子也跟着去聽過一兩次，但在去過一兩次之後，覺得是百無聊賴，因此就在禮拜日也多是一個人留在寓裏了。

京官把他的兄弟管束得也並不鬆懈。正在春情發動期中的他的兄弟，臉上多有燒瘡，因此便愛用雪花膏來掩飾，一天洗三四次臉總要塗抹三四次的雪花膏。又因為愛吸紙烟，他左手的中食兩指總是染得焦黃的。京官因此便看不慣他，不問什麼時候，見着了他總是要罵：

——『一個臉塗得像個奸臣，一雙手爪爛得像些屎橛頭，老三，你要這樣幹下去，我要把你送回去啦！』

但是這樣的罵却是沒有什麼效果的，京官愈罵，老三却似乎愈有意識地和他反抗，他的臉上的雪花膏愈見厚，手上的烟垢愈見濃。老三是老三的哲學的。他時常對我辯解着說：

——『各人有各人的生性，勉強不了。我自己是火性。北方的氣候乾燥，不塗雪花膏臉皮要村，不吸香烟不能夠潤肺。』

他似乎是把香烟的煙子當成着水蒸氣的。

老三在背地裏也是愛罵他的哥哥的，他要罵他官派十足，並不高明地總要撇一口的京腔——其實到京才兩年的他也是

撇着京腔的，大約是自信比他的哥更加高明；他罵他一妻一妾時常不和睦，連妻妾都管理不了，滿有本領來罵自己的兄弟。這些話，他幾乎也每天都要向我說一兩次，我自然是不好作怎樣的參預的。有一次我略略表示我對於京官的敬意，我說他人很嚴正而有操持，別的人都是在花天酒地八大胡同裏醉生夢死，而他自己是絕沒有那樣的惡習。但就是這樣的話，老三都要取一種否認的態度。

——『哼，他嚴正！一個有小老婆的人會嚴正。他是因為有我和大嫂的監視，所以才不敢放肆啦。就因為不能夠放肆，所以他總是在我頭上出氣。』

京官對於他的嚴格被解釋成爲了性慾不能滿足的報復，這樣的精神分析怕有點冤枉罷。

老三是最重視英文的，他的預科科目中有好幾點鐘的英文，他說只有這門功課有趣，而且有用，將來無論做官不做官，要和外國人辦交涉都是要用英文的。他讀的課本有一種是嘉本圖的歐洲遊記（Carpenter “Europe”），我在他沒有那門功課的一天便在家裏替他檢查字典，把生字用鉛筆來註在書的旁邊，這層是使他對我生出友誼和敬意的地方。他有一次問過我：

——『你們在中學堂裏學外國文自然是好，但要學什麼幾何代數，聲光電化，那有什麼用處呢？』一位木匠師傅並不懂幾何，一位糟房老板並不懂化學，而你們懂得的人也只有那麼一回事，有什麼用處呢？』

這一問委實是把我問窮了的，我們在中學堂裏學習的初步的課程，其實只是科學的一點『人之初』，那里就會懂得它的應用上來？然而在低級的生產與高級的技術接應不起來的社會裏，就到現在也還有好些從外國學回來了專門學者在苦於『所學非所用』與『所用非所學』，二十幾年前的二十歲前後的青少年那裏窺察得透學與用之間的關係呢？

京官也是尊敬英文的，其恭敬的程度似乎也不亞於他的兄弟老三。他在晚間每肯到書房裏面來，看見我們在檢查英文字典的時候，他總愛說：『你們的時代比我們的好，我們要學洋文，年紀是已經太大了。』他在高興的時候也偶爾要談談他的做法官的經驗，據他自己說來，他所經手過的奇離的案件如是寫出來是可以抵得過一部福爾摩斯的。他所講過的案情誠然有些是很奇離，但我通忘了，只記得他說過一件不甚奇離的小小悲劇。

他說，還是他在地方審判廳任事的時候，有一次審理過一

件盜案，被告是一位五十以上的人，偷了別人東西。法庭判決了他三個月的有期徒刑。那時候是在十月，犯人聽了宣判，把手指屈起來數了一下，說：『青天大老爺，請你開恩，監我五個月罷。正月一早放我出去，外邊又冷，我又找不到飯吃。』京官是沒有讀過安那託爾·法朗士的作品的人，這段故事不用說完全是出於他的經驗，他把它也看得很嚴重，他說：『在一個社會中的自由生活還不如在監獄裏受刑，國家設刑的意思究竟在那兒呢？』京官只是嘆息，但也沒有說出究竟該怎樣的所以然來。

在京官寓裏不知不覺地便住了三四個禮拜，京官給與我的印象雖然仍是一尊有點呼息的石膏像，但他對於我似乎暗暗地有幾分器重的意思。他向着我不僅時常愛批評他的兄弟，而且有時還要批評我的大哥。他說我的大哥是過於『大氣磅礴』了。一抵京，向總統府報了到便跑出去遊歷，一直沒消息回來，總統府來召見過兩次，都只好回說不在，他真真是坐失機宜。他有時又勸我讀他書房裏所有的一部陸宣公的奏議集，他說將來或許有用，但那位大宰相的四六奏議實在令我發生不出趣味來，我也沒有料到中國的將來還有使用『奏議』的必要的。



是在第五個禮拜日的晚上，在暗淡的一盞洋燈光下，一個人坐在書房裏讀着在玻璃廠花了一塊錢買來的胡刊文選，讀着我所嗜好的魏晉人的詩。因為我不高興煤臭，在京官的兄弟未回來之前，爐中我沒讓人生火。房中的空氣是冷清清的，四壁都寂靜無聲，突然在窗外的階沿上發出了一下清脆的像玉簪跌碎了的聲音，是屋簷口的冰柱積長了墜落了下來。百無緣故地眼淚在眼中涔涔了。把書掩着，立起身來步出書房門去，迎頭一片月光照在中堂的磚面的地陣上。中堂外的積雪放着皎潔的銀輝，天空中的一鉤上弦月報告着是舊歷的十一月初旬。忽然有詩樣的興趣悠然來了，折回書房去，順手拉了一張信箋來，寫出了幾句卽興詩。

『天寒苦暑短，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中心轉淒絕。

開門見新月，照耀庭前雪。』

把詩寫好，返覆地唸了幾遍，剛好把來疊在書裏的時候，忽然有人把門簾打開，是京官走進書房來了。

——『你一個人在家嗎？老三那傢伙，怕又竄進那兒的鬪子館裏去了？那傢伙天資又鈍，又不肯用功，真沒辦法！你怎麼沒叫人生火啦？』

——『我因爲不高興那煤氣，弄得頭痛。』

——『好的，好的，我今晚是來約你去看電影的。我始終是很忙，今晚才得了一點兒空。』

我當然是只有唯命是聽的。

跟着京官由吹簫胡同走出大街，經了些轉折，穿進了中華門內的宮牆。一片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高深得不可思議。皎潔的新月和幾點明朗的疎星，就像是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一樣。毫無吝惜意的光波湛在那宏大的石板所面就的廣漠而寂寞的宮庭上面，好像是太古以來的人跡所不會到過的一片大湖。我在中華門前留連了一下，覺得自己的腦腔，自己的一切，都像是澄澈了的一樣。

走出了正陽門，進了一家在大柵欄附近的電影館。館子是舊式的戲園，一張白布張在正面的舞台上，舞台前面很雜亂地坐滿了無數的觀客。京官把我引到了一條在樓口下的凳子上坐着。不一會賣戲單的人走來了，周圍的人都爭着在買，京官沒有動。賣戲單的竟抽了一張來遞給他。

——『戲單，買麼？兩個銅子兒。』

——『咱們用不着啦，咱們這位朋友，』京官指着我說：『是懂英文的啦。』

噯呀！這樣一句話使我頓時不安了起來，原來京官的好意是把我帶去做翻譯的。真是要命，一個才從四川那樣偏僻的省份出來的中學畢業生，讀嘉本圖的歐洲遊記那樣淺顯的書都須得死抱着字典不放手的，那里會有本領充當英文的通譯呢？詩的感興，月光的陶醉，看電影的愉樂，不用說通通都被駭跑了，我就好像毫無準備地坐在講堂上要受試驗的一樣，或者說爲如像一個罪人坐在法官面前聽候宣布判決，怕要更貼切一點。

戲園裏滅了燈了。毫不容情的電影機劈頭在銀幕上便放出一些外國字，而那外國字比起英文所用的字母來更多生了一些角，不僅一個字都不認識，連一個個的字母都像是初次會面。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啦？』京官質問起來了。

我真是急得想哭，但又不好說認不得，只說收得太快，沒看清楚。委實也是收得太快。

倒是京官是內行，他說前幾面的字幕都是戲名和演員的名字，是不關緊要的，要緊的是戲中插的字幕，那是攛着戲情的說明。開首的幾張字幕過後，戲影來了，好像是那一國的皇帝出殯的光景，銀幕上現着送葬的行列，有無數的花圈。不容

情的字幕又來了，而且很長，依然是一些生着角的字母，待你連字母都還沒看清楚的時候，一幌地又收了。

——『那英文是什麼意思呢？』又是京官的發問。

正在着急着不知道該怎樣的回答，銀幕上現出的又是一些輕氣球隊，接連着兩三片好像是在舉行觀兵式。一幌，又是很長的字幕。

——『這回的英文是什麼意思呢？』

（我的媽，實在連字母都認不準確。在中學堂裏學了四五年的英文，媽的，怎這樣不濟事呢？）硬着喉嚨回答的，仍然是：

——『幕收得太快，看不清楚。』

銀幕又變成了非洲的熱帶地方的蠻境，許多黑人赤裸着在作跳舞，有些女人的嘴，比鴨嘴還要奇怪，上下嘴唇是挺出着的兩個大圓盤。

有角的字母之示威行列又出現了。

——『這回可看清楚了嗎？』京官的問話中淡淡地含蓄有一些失望的譏嘲。

自己實在沒有辦法了，牽延，迴避，已經是沒中用了的：『偶爾該有一兩幕可以認得的罷』——那樣的機會主義也達到

了非清算不可的時候了。但自己又有幾分不甘心，只好沒有十分把握地遊移着說了一句：

——『那好像……不是英文。』

——『不是英文？』京官很詫異地說，他以後便沒有再問了。

照現在推想起來，那些片子大約是德國的或者俄國的所謂『消息片』，是報道着當時的重要的世界新聞的，所以各張片子毫無連絡，而字幕的說明也不是英文。但你連自己都沒有把握，你怎麼能夠使京官相信呢？在當時，京官在我的精神上所加的賦稅不能夠不說是過於苛虐，但我使京官在他的精神上所得到的却也是很苛虐的打擊，我是使他失望了。他懷着滿腔的希望期待着，以為我將來會成為陸宣公，或者至少可以成為曾紀澤，然而誰知道第一次來試驗我的英文程度，就這樣落了第呢？京官自然始終是相信着那字幕上的文字是英文，學過四五年英文的人，即使不能全認識，也當認得一半或者幾成，然而却和他一樣連一個字也不認識。不認識便坦白地說不認識，或者京官也能原諒，但我始終是遊移，推諉，最後是並無把握地回答說『不是英文』。——『這孩子真是虛矯得有點程度啦！』京官的心裏不會在這樣的作想嗎？

——『嗒們回去罷，』銀幕上的消息片接着還演了幾張，但還沒有演完的時候，京官突然地這樣說：『今天演的片子，毫沒味兒。』

我受着了無言的判決，跟着我們的法官回到了吹簫胡同，石膏像把一星的呼息都失掉了。

我實在是想哭。這一次的試驗比天津的『拓都與么匿』還要來得絕望，天津失敗了有逃到北京來的出路，這一次的失敗簡直是無路可逃。大哥如不回京，連從京官的寓裏退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自己沒有錢。

（我為什麼要跑到北京來呢？不要那樣的高傲，降心相從地住在天津的學校裏豈不甚好嗎？弄到現在來毫無出路可走。）

然而出路終竟是有的。

京官白天要出去登廳，見面的機會很少，只有在晚間總免不得要見面，能夠把這晚間避過便是絕妙的出路。因此我一到晚間來便藉口頭痛，受了煤氣的毒，要出去呼吸新鮮空氣。

我一出去，目的地點便是中華門前後的宮庭。夜夜都是皎潔的晴空，澄澈的蔚藍色的天宇照常是不可思議地高深。凝結在那兒，鑲嵌在那兒的新月一宵圓過一宵。星點逐漸地疎減

了。廣漠的宮庭依然是太古以來人跡所不曾到的太湖。佇立在那兒的我，假使沒有那透澈全身的冰感，沒有那啼笑皆非的稚氣，是儘可以比成爲尼羅河畔的斯芬克司的。

## (四)

### 世間最難得者

在十二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剛好把飯吃完，我又準備着要向中華門附近去作逃避行的時候，大哥披着一件黑氈高領的大斗篷突然回來了。

出乎意外地吃了一驚的，與其是我，寧是我的大哥。大哥離開了北京半年，一直不知道我曾考上了天津軍醫並逃到了北京來的這回事。他穿的依然還是和服，待他在寢室裏把行裝解了，我才把詳細的近況報告了他；他却不以我的丟掉軍醫學校爲然，這才使我出乎意外地大失所望了。

大哥要長我十四歲，在我未有記憶時已經進了學，榜名叫開文，最初取『五色成文』之意號叫成五，但他這號却經過了兩次的與伏赫變。第一次是在科舉停止的一年。在最後一次的秋闈不第，大哥考上了當時在成都新成立的東文學堂，學滿一年便要由省費送往日本留學。當時的國是，是維新變法，富國



強兵，於是大哥的號便由成五變而爲崇武。近年大約是因爲年齡的關係罷，不知幾時崇武又變成而爲橙塢了。他由東文畢業之後在日本住了五六年，但學的並不是軍事而是法制經濟。盛清遜國的前一年他在北京考得了一個法科舉人，在司法部做過一向小小的京官，在辛亥年才回了四川。回川之後在省城的官班法政和紳班法政的兩個學堂裏担任教授。革命以後做過幾個月的四川軍政府的交通部長，後來交通改局他便進了打箭爐，不久便以川邊經略使代表的名義駐劄北京，但他可說是代而不表，一到北京便往海外遊歷去了。

大哥在回四川的時候，我還是中學的四年生，他很有意思叫我在中學畢業後進法政學堂，將來可以作爲他的攬手。但我違反了他的意旨，我說我厭惡學習法政，而且厭惡學習法政的人，在中學畢業後便進了成都的高等學堂。在當時維新變法的過渡期間，大家秉着『學優則仕』的古信條，學習法政，是成爲了風尚的。辛亥革命以後因宦海中起了新陳代謝的宏波，於是法政風更成爲了狂風，在民國元二年間，單以四川的成都一個省城而論，私立法政學校便有四五十座之多。其中父子同學乃至祖孫同學的佳話都時有所聞，在當時大有『法政不死，大亂不止』的神氣。

大哥是很寬宏大度的人，我比他雖然要小十四歲，但他從不曾嚴厲地責備過我一次。我在前雖然違抗了他的意旨拒絕學習法政，而且毫無忌憚地說厭惡學習法政的人，但他也毫沒介意。這次我由四川出來，中途把天津的軍醫學校拋棄了，在我的私心以為大哥是一定贊成我的，他一定會和我們的居停主人同鄉京官一樣，即使不說出口來，也要暗暗地讚許我的志趣遠大。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大哥滿不以爲然。

——『學軍醫，既兼實用，又是官費，真是很難得的，你怎麼把它拋棄了呢？』

他的聲音並不嚴厲，態度也依然是和緩，但僅此已經是對於我的一個棒喝，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實在是太孟浪了，毫無把握地幹出了這樣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事來。但大哥在說了那幾句之後，也沒有再說什麼。

第二天他看見我穿的仍然是薄薄的棉袍，在午前便把我引到一家衣舖去，花了五十幾塊錢替我買了一件狐皮袍子，我穿在身上當然是三倍四倍地感覺着溫暖的。當天他在外面訪問了好些舊友，晚上很遲的才回了寓所，看他的態度是很不得意。

當然是沒有得意的可能。

大哥所代表的川邊經略使的尹昌衡在二次革命平定後要進京面陳方略，他的開路先鋒的兩排衛隊在九十月間已和我們同船出了四川的，在十二月初頭，經略使自身才到了北京。他在未到北京之前，在武昌打了一個公電給四川的同鄉京官，把他的『土皇帝』的身分發揮得十足。那電文是『昌衡此次晉京，欲學秦庭七日之哭，所有同鄉親友，一概免見。』這樣一個電，把同鄉中的大小京官弄得衆口嘩然，沒有一個不罵聲『昌衡這小子猖狂』的。同鄉京官中有施某和顧某在當時是炙手可熱的人，而爲尹昌衡所殺的趙爾豐的哥趙爾巽又是袁世凱的『商山四皓』之一，於是乎土皇帝一晉京便被京皇帝軟禁了起來。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哥的處境不用說是很困難的。

寢室中在靠南壁的一架木坑之外，在北窗下安着有一架楊妃椅，自大哥回來以後我的寢具便移在楊妃椅上去了。椅和坑之間相隔不過三尺，靠着東手的壁次有一個茶机，上面點着一盞洋油燈。

大哥坐在坑上很是沉悶，我坐在楊妃椅上也是消沉着，沒有話可說的。大哥在沉默了好一會之後，他突然對我說：

——『我今天替你把學校的情形打聽了一下，年假中各

處都不招生。聽說只有法政學校要招考本科生，但是法政又是你所不願學的。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呢？』

這些消息我本是早打聽得了的，在我自己的意思，覺得除學法政而外，自己究竟沒有什麼特長，早已經打定主意要考法政，但在大哥面前却礙着往年的言質不好說出口來。

大哥看着我沒有回話，他又接着說：

——『學法政也真是沒有着落，天下大亂實在是病在於學法政者之多，我看你仍然折回天津去學軍醫，怎樣呢？學校方面已經沒法挽回了嗎？』

——『假使早得兩個禮拜或者還有辦法，聽說已經掛了我的斥退牌。』我這樣說本是照着實事回答的，但好像把責任推到我大哥身上去了，使他悄然地說出了下面的話：

——『真的，我該早回來得幾個禮拜。……照着目前的形勢看來，恐怕我們兄弟兩人在這兒的生活都很難維持。』

我真是想哭出來了。我一直憑着自己的稚氣在那兒衝動，全不會顧念到『生活』這個嚴重的問題上來；經大哥這樣一說穿，就好像從夢裏醒來了的一樣，真是慚怍得無地自容。停了一會我決絕地說：『大哥，我決定回四川去。』

——『回四川去又做什麼呢？』

——『我想改行經商，留在家裏代替父親管理家務。』

大哥沒有置可否，停了一會只說了一句：『等到明年開春，看看情形再說罷。』

我沒有再說什麼了，只是深自怨艾，把什麼夢想，什麼野心，什麼自負的念頭，都消滅了去；有生以來像那時的那樣的失望是從沒有經驗過的。

自從大哥回來之後，京官寓裏的客日漸加多了，尤其在禮拜日，每每有唱雙台的時候，因為大哥有客，京官也有客。客多半是國會議員，因為自從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凱實行『苦推打』，把國會解散了以後，那些國會議員沒事可做，似乎是把訪問這件事作爲了消磨時間的專業。有一次有一位姓王的川北選出的議員來訪問京官，在慷慨激昂地談了一番國政之後，問得京官的兄弟老三住着法政學堂，便難兄難弟地稱讚起來，接着又說到他也有一位兄弟住着清華學校的中學部，將來是要留學美國的，真真是他們一縣的『空前絕後』的人材。大哥隔着布簾聽見，憫笑了一下，低聲地說：『空前有之，絕後則未也。』但我却是愈見地難過，覺得我這個做弟弟的人，未免太不替兄長爭氣了。

在十二月二十七的晚上——這個日期我是沒世不能忘的

——大哥的一位朋友張次瑜，來訪問他來了。適逢京官有客，我們便退在寢室裏談話。

次瑜也是國會議員，他是大哥的東文同學，後來同留學東京，同在成都任教職，革命後曾任四川軍政府的財政部次長。他在成都時就是認得我的，一看見了我，不免也出乎意外。大哥代替我把我的情形告訴了他，最後是說到沒有出路，不知道該怎樣的好。

張說：『何不送到日本去留學呢？能夠的時候我可以攬忙送去啦。』

國會被解散以後，所有舊國會議員每人是照原薪支給三個月，發遣回籍的張領到了這三個月薪金，便決心往日本去遊歷，一方面可以考察日本，另一方面可以觀望一下中國政局的推移。他在二十八號便要動身，特別走來向大哥辭行。

——『我也想到這層，』我的大哥回答他，『但你知道我目前是沒有收入的啦。』

——『日本留學不還有官費嗎？考上了官費不是就不要你供給了嗎？』

——『官費是誠然有的，但只剩下四校，是東京的一高，高師，高工，和千葉的醫專，但都很難考。而且高師和高工是每

年三月招考，一高和千葉是六月，連最小限度的一年半的學費我現在的力量都供給不起。』

——『有得半年工夫怕可夠了罷？』張說。『我從前到日本是把我兄弟一道帶去的，起初是一名官費由我們弟兄兩人合用，我們是九月去的，到第二年三月他考上了京都的醫專，便補上了官費，僅僅費了七個月的工夫。年青人比我們的腦力強，有得半年工夫怕可以夠了罷？』

大哥聽了這一番話，好像深深地受了打動，他回頭來問我：『怎麼樣呢，到日本？你假如有本領，能夠費半年工夫考上官費學校，半年的學費我是可以維持的。怎麼樣呢？有把握沒有呢？』

大哥問着我，但我實在回答不出來。日本我是沒有去過的，究竟半年工夫能不能考上官費學校，我自己實在不能保險。如是據我次兄的先例看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次兄由武備學堂畢業後曾被派往日本考察，到日本後因不喜軍事要改學科學，但住了兩年終竟沒有考上官費學校便回國去了。次兄費了兩年沒有成功的，要限我半年，我怎麼能夠說得一句有把握的話呢？

——『怎麼樣呢？有把握嗎？』大哥接着問我，但他看見

我遲疑着不能回答，最後是他放下了決心：『我看，你去罷，先去住半年來再看。半年之內能夠考上官費自然好，如不能夠，或許到那時我已經有了職務了。我就決定你去，沒用遊移。』

就這樣我的大哥便決定了讓我到日本去留學，今晚說好，明晚就得動身。當時大哥手裏是沒有現錢的，他只有幾隻由打箭爐帶出來的金條子。他當晚同張次瑜講好，要把一隻金條給我，讓我拿到日本去換成錢：因為日本的金價要比中國貴些。沿途的車費和到日本後的短期間的費用，希望由張暫時墊借，到日本把金條換成錢之後，由我償還。次瑜不用說是完全承應了的。我自己就好像突然由一十八層的地獄升上了土星天，雄心又頓時勃勃了起來。

次瑜的路線是決定由京奉鐵路經過朝鮮的，二十八號的晚上照着約定了的時間到北京東站上去聚會。我有大哥和京官弟兄送行。到了車站時，停不一會次瑜也到了。東站是很宏廠的，因為買票和種種手續還要費些時間，和我十分惜別的京官的兄弟老三便把我拉着在宏大的站廠裏處處巡走。

——『你真好，』他很羨慕地說，『你有那樣好的一個大哥，我自己的大哥總是時常苛刻我，沒把我當成兄弟看待。』

——『其實你的大哥也把你關心得很切，不過性情稍微



嚴格得一些。』我這樣安慰他。

——『那裏，他是恨我監視着他，不能夠自由罷了。』（他依然是頗有偏見地作那種的推測。）『你想去萬牲園，可惜我也沒有把你引去。那兒看門的兩位長人，恐怕你沒有看的機會了。』

——『真的，弄得不好，我怕是永遠不會回來的。……』

兩個人說着些無足輕重的話，在站廠上穿來穿去的走着，穿走了一會，正打算要回到月台去的時候，我的大哥和京官兩人帶着很着急的神氣，迎頭跑了來。

——『呵，你們跑到啥地方去來？車快開了，趕快！』大哥喘着氣說。

——『一定是你老三作的怪！』京官在走着回頭路的時候，又責罵起他的兄弟來：『你真是不識世務！險些兒誤了別人的大事。』

其實時間並沒有那樣的迫促，上了車後，隔了十分鐘光景，又才開動了起來。

臨別時大哥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沒有說什麼，我儘從車窗口上伸出頭去，看見他和京官弟兄的影子在昏暗的月台上隱沒了去，我在自己的心裏暗暗地發着誓：『我此去如於半年之

內考不上官費學校，我要跳進東海裏去淹死，我沒有面目再和大哥相見。』

## (五)

### 樂園外的蘋果

有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說過：『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我現在却可以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無產者，要想進「王道樂土」，是難於一個銹了的針要想穿進鋼板。』

然而我真是可以自豪，在二十幾年前初來日本時，竟偶爾取了陸上路線，得到了一個機會在火車上穿過了一次『王道』以前的『樂土』。

晚車離開了北京之後，在第二清早便到了有名的山海關。那兒的形勢的確是很險要的，一邊臨海，一邊負山，高峻的城牆在萬山磅礴中蜿蜒着，想到明末的那些名經略，熊廷弼袁崇煥諸公何以一遇着索虜來攻便要退守此關的戰略，真真是良有以也的。然而在短兵徒搏的古代相當有過效用來的這個

關口，在『王道』面前老早是沒中用了，無邊的『樂土』正浩浩蕩蕩地在渺渺茫茫。

出了山海關以後，奉天奉鐵路沿線上的印象却什麼也沒有，大約是未成『樂土』以前的關外自周秦以來早就是受了漢化的，和關內並沒有什麼區分，因而便沒得到新的印象來罷。只是記得沿線的地面都覆着冰雪，沒有看見過一條河，當時頗很詫異，靠着同伴的張次瑜告訴我，說北地的河川都是凍結了的；他並指着一位趕驛車的人正橫過着一處窪下的地面的對我說：『那兒便是河』。我才忽然悟到從前讀過的地理書上連黃河在結了冰後都可以過車的話來，那種情景當然是不限於關外了。

但車一到了奉天之後便完全換了一個世界。

到奉天時是在晚間，次瑜真是好奇，他把中國客棧的接客先生們通同拒絕了，接了一張日本人的客棧招帖，乘着有軌馬車到南滿車站的日本租界去。那車站前的租界街道的宏闊——怕有北京正陽門大街的四倍——才盡量地睜開了我的驚異的眼睛。

次瑜對我說：『這些地方正足以見到日本人的雄心，東京的最寬的街道怕也不過這兒的五分之一。』

旅館是三層樓的洋房，我們被領到的是三樓上的兩間房間，是面就了日本式的草席的。晚餐是日本式的菜，第一次才吃到了日本人所喜吃的生魚片，覺得也還可口，連次瑜的一份都替他吃了。——生魚片這東西，中國留學生每不高興吃，其實是傳到日本的中國習慣，廣東潮州一帶喜吃『魚生』，就是浙江的西湖裏面也有一種菜叫『醋魚帶柄』，是以魚肉片生吃，以魚皮骨爲羹的一舉兩得之菜。

吃了晚餐之後，次瑜叫館裏的一位日本孩子把我們引出去看看市面，在冷澆澆的廣漠的街道上走了一會，不知道是那孩子的故意還是出於次瑜的請求，他一引便把我們引進了一家朝鮮堂子裏去。一進門去，看那堂子是呈着L字形，對面和向左側彎轉進去的粉壁下是一沿土坑，坑裏似乎是生着火的，許多朝鮮姑娘打着赤足在那兒斜橫着。進門的左手角上是一間應接室，鄰接着和牆坑相對的是一帶的小房間，那些房間的用途是可以推想得出的。當我們一進去，坑上的姑娘們同齊發出一片嬌聲，大舉地向我們蜂擁而來，我駭得一跳便只好朝門外退，不一會次瑜和那孩子也退了出來。背後只聽得一片嚴厲的嬌噪聲，大約是那些姑娘們生了氣，在發罵。

第二天清早搭上了安奉鐵路的日本火車，一上車尤其使我吃了一驚。

我們的車票本是買的二等聯絡票，由北京一直坐到東京。由北京出發時所坐的京奉線的二等車，和京漢線的三等是毫無差別的，車廂既舊，既污穢，而座位是光的木板。一上日本車就像真的進了樂園一樣，座位是藍色的天鵝絨綑着的，玻璃窗也明朗，地板也異常潔淨，而一車所坐的都是日本人。我疑心是把車坐錯了，坐上了頭等，上了車後又私自跑下去看了一下車廂上寫的字，依然是在腰間的一條藍帶上寫着白色的『二等』兩個字。

安奉鐵路最初本是日俄戰爭時日本人所修的軍用輕便鐵路，戰後日人取自由行動改修，於光緒三十一年當時的清廷始迫不得已定了一項自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為限由中國贖還的條約，照約當於民國十二年滿期。但這些條約不用說是已經老早拉進毛司裏去了。當我經過那兒的時候，鐵路竣工後僅僅四五年，因此一切的設備都還是新色的，和舊了的京奉鐵路的一切比較起來，覺得中國是頹廢得不堪。鐵路沿線的地面也是租借了給日本的，整理得秩序井然，用不着等到『九一八』，已經早不是中國的土地了。

由奉天出發後整整費了一天工夫到了安東，在那兒因為是『國境』，所有一切的行李都要經過稅關檢驗的。在安東換了車，車上大都是回國去過年的日本人，帶着家眷的很不少。車上的座位和安奉路的左右兩側橫列相對者不同，是一側橫列相對，另一側僅有一條座位沿列在窗下的。我們把橫列相對的座位佔領了兩個起來，有一位三十來往的日本人帶領着一位怕不上二十歲的很年青的夫人，在我們逼近處的對側的縱列上取下了位子。男的用我所不懂的日本話在和同車的日本人打招呼。次瑜頗憤恨地附耳對我說：

——『這傢伙可惡，他在罵我們，說有討厭的支那人同車，請別的日本人照應他的老婆。』

原來那日本男子是來送行的，回國的只是他那年青的夫人。

但我聽見次瑜的翻譯却沒有憤恨到他所憤恨着的那樣的程度：因為我那天整天都沒有吃飯，肚子正是餓得沒法的。

次瑜本是故過大官來的人，在火車上的餐事總是要上食堂車的，上食堂車時是一個人去，留我看守行李。在京奉路沿線時，因為我身上還帶有幾個中國錢，我可以胡亂地在車站上買點雜什來吃，但一轉乘安奉路，車站上賣小食的便都是日本

人而且要用日本錢了。次瑜照例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上去食堂車的，吃了之後他也叫我去吃，但他似乎忘記了我不懂日本話而且也沒有日本錢。我看他沒有把日本錢給我的動作，又有些胆怯不敢一個人去上食堂，因此在當用食事時我只推說不餓。其實餓了一天，委實是有點難於忍耐的，那裏還有爲些小的事情而憤恨的悶氣呢？

男子把夫人寄託了之後，在車快開時各自下車去了。我把他的夫人看了一下，委實是有點姿首，睫毛很深，眼仁很黑，臉是瓜子形，只嫌塗的粉太厚了一點；穿着得和同車的家庭婦人們也大有不同，大約是當時的日本的摩登姑娘罷。車一開後，她的存在便成爲了全車的日本人的目標。男的以一種難於形容的眼光看她，時時彼此耳語，女的眼光大抵是出於羨慕：因爲她所用的東西，樣樣都覺得是分外精緻的。他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男子是坐在我們的鄰席，滿嘴的絡頰鬚，人很壯，有點像老熊的風味；以他對於她的態度，尤其令人刺眼。因爲是背着她坐着的，他一掉過頭來看她時便無從掩飾。他的掉頭是很頻繁的，又愛借故去溫存她，或者送些報紙去，或者送些蘋果去，但那瓜子臉却不大理會，頗有點鄙屑他的神氣。

瓜子臉的座位是在我的左側，和我最相近，我每一側目不



免便要和她打個照面。起初她的眼光還有點迴避的神氣，我一掉頭過去時，她要把視線埋下去，讓她的深深的睫毛在黑黑的眼仁前垂簾。但不三兩次之後，她那一對紫苑花不再掩閉了。她每愛把手篋打開，取出鏡面來照，又愛拍拍粉撲，一切的舉動有點像在向我矜示。

夜境漸漸地深下去，大家都在座位上面打橫了起來，有些帶着家小的日本人更把皮篋之類的行李來砌在兩個對向着的座位之間，便敷成爲一個臨時的寢床；一家大小都在上面睡下。瓜子臉取出了一個氣枕來，吃脹後也在座位上打橫起來了，她的臉却是朝着我的一邊，在臉上蒙了一張大的白絹手巾，不時他揭開來把我打量一下。

朦朦朧朧地不知睡了多少時候，天已經發亮了，火車一大清早便到了朝鮮的舊京漢城。令人驚異的是漢城的人家有一大半是茅屋。原來朝鮮的舊制要有官職的人才能蓋瓦屋，不然便儘管富裕都只得用茅屋，這不用說是後來才得到了的智識。

到了吃早飯的時候了，食堂車的給仕拿着菜單來散。車裏的日本人便絡繹去進食堂車去了。瓜子臉的丈夫所拜託過的一位日本人走去邀瓜子臉同去，但她沒有同他們一道。同伴的次塚照例又是叫我看守着行李，自己去進食堂車的，於是一

個車廂裏面便僅僅剩着我和瓜子臉兩人。我看她幾次很有想要向我說話的神氣，但看我不肯先發（她當然不知道我是不懂日本話的），便也忍耐着了。她等大家都走了好一會之後又才向食堂車走去，走到快出車門時特別回顧了一下，意思大約是邀我也去罷，她當然也不知道我的身上是一個日本錢也沒有。次瑜吃了轉來，他叫我去，但也依然沒有把錢給我的意思，我也就依然推着說『不餓』。他說：『你真怪，一天一夜不吃飯都不餓。』我的天，我何嘗怪起來呢！日本人吃了飯的都轉來了，瓜子臉轉來的特別遲，轉來時給我的一瞥中似乎也在說：『你真怪。』

車中是通着汽管的，因為天晴，便感覺着有充分的暖意，我在將近中午時分，便率性把狐皮袍子脫了，儘穿着一件湖色的單綢衫，兩朵紫苑花向我開得愈見鮮明了。但那有意識的花是全車中人的目標，花的意識是容易被入踪跡的，惹得把視線的一半分到了我身上來，全車中織就了不整的六邊形的視線的絲網。她自己似乎也覺察到了，索性在座位上打橫了下去，但和晚間所睡的位置掉換了，頭睡在脚的舊位上，面孔向着壁，那樣便和我隔離了起來。但奇異的是取了一面鏡子來憑在面前的天鵝絨上。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要對着鏡子賞識自

己的可愛的面龐，還是取着那樣的體勢，好毫無顧忌地偷看着應該映在鏡中的我呢？我那時候讀過蘭牟的莎氏樂府（Lamb's "Tales from Shakespeare"），想起了羅美沃與朱麗葉的故事來，所謂一見而生的戀愛真真是有的嗎？但是，可惜，我這個羅美沃，肚子却正餓得發慌。

大約她也覺悟到我是不懂日本話的（因為凡是茶房來辦交涉都是次瑜和他打話），又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了，早飯時的一幕又重演了出來，大家都進食堂車去了，車中又只剩下她和我。她整飭了一下妝飾，也要進食堂去了，却從枕畔取了一個蘋果來，含羞微笑地遞給我。那蘋果，我知道她在早餐時，由食堂裏取來的。我沒有辦法，只好接着，用英文說了一聲：“thank you”（多謝你）。她笑着。加快腳步地走了，這次却沒有回過頭來。

蘋果，紅得放着光輝，香得激湧着我的涎泉。我趁着沒有人，便把這自亞當以來所被人愛好着的愛的贈品送到最前線上去，和我身內的猖獗了一天有半的饑餓作戰。啊，奇怪！蘋果是那樣的清甜而脆爽！本來我們四川也是有蘋果的，但只可供看，不可供吃，吃時就和嚼木屑一樣，毫無風味。有一種可吃的，而且是孩子時所愛吃的，叫林檎，又叫『花紅』，但那比普

通的蘋果要小七八成。蘋果而有花紅之味的，我自有生以來才嘗到第一次。真真是名實相符的『智慧之果』了。

次瑜吃了飯轉來了，他又叫我去吃，我依然是說不餓。但我把蘋果的一件事報告了他，他含着微笑向我說：

——『你們在那兒眉來眼去，我早就曉得的。但你替我們報了仇，昨晚她的丈夫臨別時說我們的壞話，今天她老婆却把你當着潘安。』

——『我並沒有潘安那樣的美貌。』

——『其實也不弱的，潘安究竟是怎樣我們也不知道啦。』

次瑜和我開起玩笑來，但我的心裏却隱隱地在恨他：（你既有這樣的俏皮之材，爲甚揣想不出我肚皮的饑餓，不肯先把幾個錢給我呢？）

在午後又有些日本客上車，把車位佔滿了之後，茶房來整理座位，把我的座位空出來給了一位日本人，把我引到在門次堆滿着許多行李的坐位上的一隅。原來日本的頭二等車，每個車廂都有茶房的，有經驗的乘客，一上車便要把三五塊錢的外水給他們，他們便招呼得很周到，你的行李使用不着過磅，一直運進車裏。我不用說是沒有經驗的，而且又是中國人，自然就不免要小小地受他們的欺負。但苦了的不是我，似乎是那位

瓜子臉。因為我被移徙後的座位和洗面室相近，她一個下午便向洗臉室往返了三四次。

肚子實在是餓得沒法，我很想到晚餐時破一個臉，向次瑜要錢，但誰知等到天黑却沒人去用晚餐，後來才知道到了釜山後在聯絡船上是有餐事的準備的，凡是船上的餐事照例是不另取錢，故爾車上沒有設備。

到了釜山，天已經黑了。瓜子臉先下了車，在擦身過時她那朵紫苑花分外明媚地看了我一下：我看取了那兒的無言的寒暄，是說：『我們在船上再見。』然而，惆悵！她那裏知道我們是要在釜山逗留一時的呢？釜山的中國領事柯榮階是我們四川人，而且是大哥和次瑜的東文同學，我們是要落在他那兒過年的。那晚剛好是新歷的除夕。

蘋果的滋味雖然還是很鮮，但『樂園』不用說是已經失掉了的。

## 後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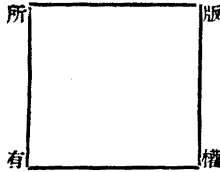
豕蹄，最初本是預定着用新舊文字對照着出版的。新文字已由李柯君苦心孤詣地翻譯了出來。但據出版處的意見，說是新文字出版頗有困難，只得暫行抽了出來另印單行本，而把我去年下半年寫的自叙傳的一部分來補上。自叙傳中所叙及的長兄橙塢，不幸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已經病故，自北京一別後轉瞬二十餘年，未能再見一面便從此永別了。我之有今日全是出於我的長兄的栽培，不意毫未報答便從此不能再見了。含着眼淚補寫這幾行，聊把這後半部的自叙傳作為紀念亡兄的花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追記·



不 二 文 學 叢 書

豕 蹄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 每

000

台

著 作 者 郭 沫 若

出 版 者 發 行 者

不 二 書 店

上 海 北 蘇 州 路 一 〇 四 〇 號

經 售 者 黎 明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市

印 刷 者 民 光 印 刷 公 司

上 海 新 開 路 甄 慶 里 五 十 四 號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地 黎 明 書 局 經 售 處 及 各 大 書 店



# 不 二 新 書

## 中國農村社會論戰批判

劉玉木英夫 著  
懷溥等 譯

○·二五

本書將年來關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作一綜合的鳥瞰，並予以正確的批判，讀此一書，勝於讀數十篇論文專著，對於中國農村關係，更可得一清楚認識。

## 殷周時代的中國社會

呂振羽 著

即出版

著者專攻中國史，已往貢獻，早為國內外治史學者所共仰，本書尤為著者精心傑構，全書二十萬言，為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罕有之佳作。

## 大眾政治經濟學

蘇聯萊渥采伊夫著  
吳大琨·莊幹之譯

即出版

本書為蘇聯經濟學最新名著，原著者聲明本書乃供初學者個人自習及團體共讀之用，內容全以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比較研究，說明政治經濟學之基本原則。文筆流利，說理清楚，其價值遠在辣比杜斯等著作之上。

## 日本現代史

（不二日本國  
題小叢書）

蘇聯久可夫著  
世界編譯社譯

○·一〇

## 社會學

李 達 著

印刷中

## 中國政治思想史

呂 振 羽 著

印刷中

## 史學新動向

拉迪克等著

印刷中

## 農業問題

萊文休森姆等著  
馮和法劉懷溥譯

印刷中

## 列強在華經濟鬭爭

原 勝 著  
石 炎 譯

印刷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6578B



1043

Handwritten text on a vertical strip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tab. The text i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目錄' (Table of Contents) and '卷一' (Volume 1).